



第四章 一味滥杀，西施冒死劝谏

西

施

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兴师动众，不远千里攻打齐国，视吴国健儿的生命如草芥。伍子胥犯颜直谏，夫差赐之属镂剑。杀十万个小儿，年幼者仅四岁，可见其愚昧、残暴，西施冒死劝谏。

一 借火烧人，子贡不遗余力

虚伪主极，“仁者爱人”！

“越国万岁！”

一阵激烈的欢呼从练兵场上扬入云霄，越国的勇士们沸腾了！

练兵场正中竖起一根八丈高的长柱，上面悬挂着一幅巨大的越国旗帜，旗杆下面立着南林剑女，头发上面包扎着桃红色的绸巾，着蓝色白花的紧身衣裙，脚穿一双软底鞋，新月眉，丹鹤眼，蒜鼻小嘴，英姿飒爽。

“武士们！”南林剑女手持竹剑，立丁字步，高声叫道，“你们可以用长剑击我，随便多少人，也允许一起上，只要有一个人以剑击中我，我就认输。但是，凡被我竹剑击着的武士，立即退往大王观台边站着，不得再战。”

这样奇特的比赛，不仅令越兵骇讶，就连勾践与范蠡也为之震惊。场上将士何止千人，其中不乏剑术精良的高手，一个十九岁的女子如何敌得过这许多人！

范蠡站起来，向勾践望着，勾践点点头。范蠡向将士们一招手，立即涌出大约二十余名士兵，围住剑女。人人精神饱满，体格健壮，一起举剑向剑女砍去，气势凶猛，刚劲有力。以为剑女无法逃脱了，不料剑女将身



列国娇娃
不失颜色





子往下一蹲，矫若游龙，一跃而起，从半空中落到包围圈外，就势将竹剑拦腰一划，士兵被击中十余人，余者愕然，立即转身又拼力合击。场外一片呐喊，又冲上五十余人，前后左右层层包围住剑女，剑锋一齐向剑女刺去。那剑女架势起伏，动作灵敏，竹剑竟柔中含刚，击在铁剑上，犹如钢棍，士兵觉有千钧之力，手臂震麻，人亦随之倒下。士兵欲以众取胜，此时围者已逾百人，剑女毫无畏惧之色，冲拳踢腿，轻便利落，蹿蹄腾挪，动作紧凑，人难见其面，更无法辨清其剑锋所指了，惟见将士们纷纷被击中，退出阵外。而围者愈来愈多，其中有一位伍长，被击倒在地，勃然大怒，心有不甘，便遥遥将手中长剑向剑女掷去，一线寒光，直向剑女射去。暗剑伤人，这里赛场中决不允许的，不少人皆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柄投剑，只听“咣”的一声，火星迸发，大家眼睛一眨，再看，剑女已经无影无踪，无不骇然。忽然有人发现身边地上插着竹剑，伍长却不见了，忙去报告范蠡，连勾践也为之瞠目，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忽闻半天里大叫：“我来也！”大家此时望见剑女高悬在旗杆顶端，左手拉着旗杆，左脚顶住旗杆，侧身右垂，右手正拎起伍长右脚，用力向天空一抛，但伍长在半空中不停翻转，直往下栽，将及地面，忽然顿住，原来正被南林剑女用手托着，来到大王观台前面，慢慢放下。见者无不顿足鼓掌，欢声雷动。

范蠡亲自捧杯敬酒，恭立其侧，叹道：“剑女勇猛，天下第一人矣。”

南林剑女笑道：

“小女子纵然勇猛，也不及吴国力士石番之十一。击剑要在剑术，剑术运用持其智耳。相国当有闻于宝剑之锋利者，昔我先王允常使欧冶子制剑五，湛卢、磐郢、鱼肠献于吴，越存巨阙、纯钧，皆能穿铜釜、断铁石，然犹不及干将、莫邪；干将、莫邪锋利无比矣，然犹不及夫谭属镂剑；夫谭属镂剑纹若流水不绝，以之击水，可令江水折扬。这柄属镂剑置越宫三代而未损伤一人之毫发，白发垂髻皆能持之舞，若国王登城而麾之，可以顿使敌人三军失败，流血千里，此有人之神，始显剑之威也，人之神得之于人之智，凡击剑者必先能踢腿、劈叉、弹脚、查拳……跳跃闪展，灵敏巧捷，若豹奔、若虎扑、若熊击、若兔遁、若鹰之冲飞、若猿之纵跳……躲闪攻击，轻快





敏捷,手脚灵活,始可击剑。”

勾践叹道:“寡人今年四十五岁,始闻剑术,士兵习此,需多少时日始可击人?”



击人则无不立倒。”

“是这样么?”范蠡问。

“当然还有。”剑女说,“如何用剑刺杀敌人,保护自己,闪避敌人剑锋,引诱敌人到自己剑下,以便砍杀,剑锋如何对准敌人要害,如何将力量运用于剑锋之上……这些则不是人能教练,需要士兵自己在战斗中去学习了。”

范蠡谢道:

“此后就请剑女教练士兵,我在这里先拜谢了。”

剑女诚恳地说:“国破家亡,人无不以为羞耻,草民焉能无恨?然越国与吴国濒海临江,多湖泊溪河,剑再长,亦无法施展其技,请相国重用丈人陈音,民女自不敢逃其责。”

范蠡回首,望见陈音已经立起,正朝这边施施走来。这陈音身材魁梧,肩阔臂粗,慈眉善目,胸前飘着髯须,来到观台前。范蠡命人搬来绣墩,陈音并未就坐,向勾践长揖道:

“大王,南林剑女父亲乃越山坤中大剑客,内功尤佳,臣曾见其摘一片枫叶,遥掷草中一只野鼠,鼠被枫叶击中,像被剑刺而死,令人骇异。有一次,臣与剑客在五泄溪谈剑术,忽然看见巨树上出现一只白色鸟雀,长尾

南林剑女揖道:

“士兵用于战争,一年时间。先练一些跑跳纵蹦,摔跤擒拿手脚功夫,无非是拳打胸、肘撞肋、脚蹬肚、头顶腹的粗糙伎俩,打练起来,能够撩拨灵活,轻快飘洒,便可软刺硬劈,搏虎斩蛟,

西

施



列国争战
不失颜色

137





而曲，昂首宛啾啼鸣，悦耳怡目，剑客喜道：“是处山青水碧，连鸟雀也这般俊美，正在说着，似觉耳畔有轻风掠过，回首一望，剑女倏忽无踪，忽听树上鸟叫，再抬头看，剑女已骑上树杆，将白鸟捉在手中了，快捷如此，无人可及，时剑女仅十三岁。臣儿女皆随剑女习剑，儿剑术不佳，仅能自保，故名凡篱；女得其轻巧之功，乃名俊鹤，前年被大王送往姑苏去了。”

范蠡问道：“剑客叫什么名字呢？”

陈音道：“剑客不愿留名，也不允许剑女言及自己的身世，因为剑女常着绿衣，便呼为‘绿丫’，时人皆呼为‘剑女’。”

剑女笑道：“老丈过奖了，何不射一弓三联箭，让将士们开开眼界呢？”

陈音微微一笑，从腰间解下一张檀木弓，弦上并排放着三支羽箭，左手持弓，右手指捏着矢尾，张目四顾，这时南风骤起，那旗杆顶端的越旗，展拂在蓝空里，猎猎有声。陈音大喜，将脸一仰，一放弦，在场众人都看见一支支羽箭相继射向杆端，第一支箭将越旗下面的绳子射断了，越旗向天空飞扬，这时第二支箭将越旗上面的绳子射断了，眼看越旗将离开旗杆飘荡远去，那第三支箭正及时赶到，射中越旗上面的那根断了绳头，竟将绳头重新牢牢地钉在旗杆上面，越旗仍在蓝空中飘扬。

这一精湛的射技，顿令练兵场上成百上千的将士诧异得瞠目结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越旗，似乎连空气也惊吓得凝滞不动了。

“好！”忽然有人尖声高呼。

“真好！”

“好极了！”

猛然间大家都拍手击掌敲击，纵跃呼喊，若狂飙卷地而起，似暴雨漫天倾下……

“学好射术，消灭吴国！”人们呼喊。

群情沸沸，欢声雷动，有人啣臂为誓，一定学好射术与击剑；有人因能得到如此名师指点，激动得相互拥抱为庆；有人喜得甚至热泪盈眶……

将士们人人喜气洋洋，长歌跳舞，如醉若迷。

勾践不停鼓掌，缓缓起立，再也忍禁不住的两行热泪，一下溢出眼眶，从两颊上落到胸前。那不是泪，那是十年来凝结于心头的失败屈辱的冰





块，今天被将士们火一般的热情，溶化开来。

“越国有救了。”

勾践下颚颤动，但说不出这一话，他快步疾行，来到观台前面，张开双臂，紧紧搂住陈音那宽阔的肩膀。

“谢谢你，谢谢！”越王咽了泪说，“请帮助寡人吧！帮助越国！”

陈音泪水滴在勾践的颈项之间，连连点头，他已“含言言哽咽”了。

范蠡目睹此情，欢喜得振臂高呼：

“大王万岁！”

“大王万岁！”

全场将士一时间无不回望越王，眼睛都红红的，他们被自己亲爱的国王真挚的情义感动了。

突然，越王面向大家，高举双臂，竭力高呼：

“越国万岁！”

“越国万岁！”将士们再一次沸腾起来。

直到两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可以从奔腾呼啸的钱塘江怒潮声中，隐隐闻及当时越国勇敢健儿们的欢呼呐喊。他们决心为洗雪亡国之恨、复兴越国而勤奋习武，誓与强吴决一死战，收复山河，重整江山。不甘愿被驱使的奴隶们起来了，终将必胜，获得自由，这一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谁也阻挡不住。

这天是八月初八，是西施娘娘诞辰日。

久久伫立在观台后面的计倪，目睹了练兵场上这一幕最为壮观的热烈景象，深深地被感动了，几番举步欲前，皆裹足止住，他不敢将这一激动人心的气氛冲破，眼看着大王重新升坐王位，又郑重向六军诏令：所有将士必须跟从射师陈音与南林剑女习射、练剑，并且要以强弩为主，练好本领，消灭吴国。于是练兵场改称为射浦——这儿在现在山阴城西五里处。

训练士兵习武才三个月，陈音病死，时人哀之，葬于山阴西南四里之民西，人尊称其为“陈音山”是也。剑女教剑一年亦辞归南林，练剑处留有“剑女城”，在山阴城南六里远的地方。

后人赞勾践练兵精神云：

西

施



列国姊妹
尽失颜色





击剑弯弓总为吴，
卧薪尝胆泪几枯。
苏台歌舞方如沸，
速问邻邦事有无？

计倪缓步来至勾践面前，拜道：

“大王，向吴国借的粮食已经运到了。”

勾践心中一喜，问道：“多少！”

“一万石。”计倪说，“是伯嚭长子伯勺押送来的。臣已命人将粮食运往会稽山中的屹岗储存了。”

“好极了！”勾践大喜道，“有兵有粮，吴国必亡。你要好好地接待伯勺。”

“还有，”计倪说，“太子适郢回来了。”

“在哪儿？”勾践快活得霍地立起，连忙问道，“他一个人么？”

“不。”计倪说，“共有三千多名水兵，楼船三十六艘，戈船数百艘，满江海都是。先头水兵已陆续在海岸登陆，晚上太子就可回宫，舌庸已经率楼船出海迎接去了。”

忽然听见观台前面有人鼓掌哈哈大笑。

勾践、计倪并范蠡诸人大吃一惊，抬着看见一个人就在近旁，大约有三四十岁，长方脸，一字眉，目光灼灼放出神采，商人装束，着一身深蓝色的华丽衣裳，正朝勾践弯腰拜揖。

勾践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

来人不慌不忙，再拜道：“卫人端木赐特从鲁国赶来叩见大王。”

“啊，是子贡先生。”计倪笑着迎上去说，“先生光临，定有见教。”

子贡向四面望望，计倪挥挥手，范蠡诸人引众将士练武去了，计倪让子贡坐在绣墩上面。

子贡拱手问：“今天练兵场上气氛热烈，大王在观看将士们习武吗？”

勾践点点头道：“是的。”





“为什么要习武呢？”子贡又问。

勾践默然无言。

子贡停一会儿，回头向计倪说：

“太史聪慧过人，天下诸侯无不知，何今日疏忽乃尔？”

“这不过是士兵寻常操练罢了。”计倪笑着说。

子贡摇摇头道：“难道你们天天练兵都要高呼‘学好箭术，消灭吴国’吗？若因习武而招致吴国生疑，那就太愚蠢了；若习武为复国，让人看见，那就会因此导致无法复国；仇还没报，先让人知道，就更加危险，这样事总该明白呵！”

勾践听了怵惕而惊，说道：

“直白地说吧，寡人三年石室囚虏之辱，终生难忘，忍耻苟活，练兵习武，无非想生擒夫差，消灭吴国，以解心头之恨耳。”

“是这样的吗？”子贡沉思着。

勾践问：“先生有何高见？”

“消灭吴国有三种法子。”子贡轻轻将右手拍了一下左掌说，“一要练兵习武，务须兵壮马肥，然后在战场上，与吴军兵对兵、将对将，打一场矛刺刀砍的硬仗，这样取胜不易；二可利用专权擅势，以蔽主明的谏臣伯嚭，除去伍子胥、华登、文之仪等重臣，则吴国必亡，但须等待时日观看吴国内变；三须挑起吴王与各国战争，如果吴国败了，大王可乘机复国，报仇雪耻，即便胜了，吴国的军民财力也都大大消耗，成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矣，这时大王率军一旅，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击溃吴国，此乃上策。”

勾践望着桌面，目光痴痴地动也不动，有好久，才缓慢地说：“先生很坦率，指出三种消灭吴国的法子都切实可行。只是要吴国跟别国打仗，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大王知道齐景公么？”子贡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

勾践点点头表示称是。

“是位老国王。”计倪插上来说，“他足足当了五十八年的齐国国君，妃嫔充斥后宫，子女众多。他最爱的幼女少姜嫁给夫差的父亲波秦。少姜一心思念父母，日夜号泣，阖闾怜之，乃将姑苏城的北门城楼改造得十分

西

施





华焕,更名为‘望齐门’,让少姜居之。少姜凭栏北望,仍不见故国,竟抑郁而终,死后葬虞山顶,冀其游魂可望海外之齐国也。”

直到今天,常熟县的虞山上齐女墓仍在,旁边还有一座“望海亭”哩!

“子女多也有子女多的麻烦。”子贡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齐景公的嫡夫人燕姬生了一个儿子,可惜死了,前几年,他的宠妾鬻姒竟然为他生了一个老来子。”

“是名字叫茶的吗?”勾践想想不觉也笑了,

“因为年幼,国王就叫他为安孺子,很得齐景公宠爱。这位老国王常常趴在地上学老牛爬行,口衔绳子,让孺子牵着走,‘孺子牛’大名天下尽知。有趣的是,孺子走着走着,突然跌倒,把齐景公的牙齿也拉掉了。”

“因为齐景公太老了。”子贡摇摇头,“大臣们劝告他早日立个太子,以安人心,眼看齐景公都已七八十岁,可他还希望等安孺子长大一些,立为太子,又不肯说出口。因此一推再推,直到病危急了,恐死后内乱,才将世臣国夏、高张召到床前,要他们立茶为太子,并将另外的五个公子迁到莱邑,以防捣乱。公子之中最长的是阳生,跟阳生处得最近的是大夫陈乞,陈乞怕阳生被杀掉,劝阳生带着儿子壬与家臣闾止逃往鲁国,接着,公子狙也逃往鲁国;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都奔卫国去了。到秋天,齐景公死了。第二年,就是周敬王三十一年,国夏、高张立茶为齐国的国王,二人乃左右秉政。陈乞表面上一方面讨好国夏、高张,一方面勾结鲍牧,谁知他竟然于六月二十三日杀高张,迫使国夏出奔莒国,立阳生为悼公,自为左相。陈乞旋即弑安孺子,又杀了右相鲍牧,自己独相齐国。立国书、高无平、鲍息为继三家之祀。周敬王三十五年齐国发生一事情……”

“这位齐悼公也太不安分了!”计倪叹口气道,“登位后头一件事就是将还不懂事的弟弟茶杀死,将茶的母亲赶走,把父王齐景公的嬖臣王甲杀了,将江说抓起来,王豹因在句渚之丘。第二年,悼公即位,郑国君益傲慢无礼,鲁国上卿季孙斯引兵伐郑,捉住益,囚在负瑕。益的夫人是悼公妹





妹，悼公勃然大怒，就派人到吴国，请求出兵一齐伐鲁，只是这一仗没有打成。”

“为什么呢？”勾践问。

“事情搅在一起了。”子贡接上去说，“悼公在鲁时娶了季姬，返齐后，季姬不回齐国，悼公又一气。周敬王三十三年五月，齐伐鲁，不久便攻占了两个城池，鲁国慌了，忙将季姬送到齐国，怕吴国与齐国联合起来攻打鲁国，又将益也放了。悼公把两个城池退还鲁国，齐鲁两国又和好如初。”

“周敬王三十五年发生什么事了？”勾践关切地问。

“这就叫招鬼进门——活得不耐烦了。齐悼公请吴兵伐鲁，虽然吴国到鲁国有两千里之遥，行军要走三个月时间才够，而吴军终于来到鲁国，还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季孙斯向吴军求和，说道：‘吴国攻邾是不得已的啊！吴国和鲁国才订盟约不久，鲁国不敢背弃盟约上所规定的，每年得向吴国缴纳贡赋八百车，鲁国地面小，如何担负得起？鲁国从邾国顶多得到六百车贡赋，自己贴一些，就保证对吴国的贡赋不会缺少了。不然的话，叫鲁国拿什么进贡给吴国呢？’吴国想想也是，就也与鲁国订了和约，这时是周敬王三十三年。第二年春天，齐悼公派大夫孟绰到吴国，对夫差说，‘鲁国已经服罪，不敢劳动大王军旅了。’夫差听说，勃然大怒，喝道：‘吴国军队，难道由齐国随意调遣吗？难道吴国是齐国的属国吗？滚开！我要去齐国问问，你们为什么一时这样，一时那样？’看，吴国和齐国的战争不是一触即发了吗？”

“啊！”勾践吐了一口气，并没有回答子贡。他明白子贡是个商人，一张嘴巴两层皮，没甚紧要，自己若要再触犯了夫差，那就不是关在石室里喂喂马的事了，有可能会人头落地，一命呜呼，这就使他不得不谨慎行事了。

“事情还不如此简单，实际上吴国与齐国已经打起来了。”子贡望望勾践，继续说，“因为鲁国利用了这一大好良机，送些金银珍宝给吴国，说愿与附庸小国共同出兵，跟吴国攻伐齐国。吴国非常高兴，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冬，就兵分两路攻打齐国，夫差自己率领士兵沿邗沟北上；徐承率领水师自黄浦江入东海，直奔齐国的琅琊而去，夫差大军才到齐国边界，鲁国

西

施



列国图说
不失颜色





并其附庸小国邾国与郟国的士兵也到了。四国联军一举攻占郟城。齐国上下,无不惊惶,人人怨恨悼公无事生非,招来外侮。丞相陈乞又死了,他的儿子陈恒继承相位,在齐悼公阅兵时,陈恒用鸩酒将齐悼公毒死,这是周敬王三十五年春天的事了。陈恒向夫差告计道:“寡君得罪上国,劳师远伐。今寡君暴疾溘薨,上天代大王行诛,幸赐矜恤,勿陨社稷,愿世世服事上国。”

当时夫差命徐承率领大翼、小翼无数,自今日之吴淞江,经吴江、崑山、嘉定、青浦,到上海的黄浦江径入东海,向齐国驶去,进行了中华民族史上有记载可查的第一次海战。水兵们忽觉眼前一片汪洋,除了几只水鸟翱翔于长空水面之外,就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海水了。天浹浹以垂云,浪加施而涌浦,四海溟溟,渺渺乎如无穷极矣。这些吴国水兵平日很少在海洋里训练过,这番船行约两千里,士兵们便人人呕吐,加之进食饮水少,直累得头昏目眩、精疲力尽。好不容易到了山东,徐承叫船只停泊在齐国的琅琊海口灵山湾里,密密麻麻,倒很壮观,打算休息几天,登陆攻齐。没想到四更天时,晓风渐起,一阵鼓声,灵山湾外突然涌进成千上百只齐国戈船,船上人手执长矛、砍刀与火把,齐声呐喊,那戈船不大,往返如梭,十分灵活,靠近吴船,齐兵便将火把投向吴船,还用砍刀将吴船砍出许多裂口,让海水灌进。待到吴兵惊醒仓促应战时,但见火逐风飞,整个灵山湾都被火烧红了,漫天彻地,也不知来了多少齐兵,无不惊骇。所幸的是吴兵带来无数强弩,就用箭向戈船上乱射,戈船虽能冒烟突火,但却低于大翼、小翼,袭击不到吴兵,反被吴兵射死不少。天色逐渐放明,齐兵一声唿哨,戈船尽皆散去,吴船不敢追赶。到天明,徐承见士兵被火焚水溺、中枪着箭的很多,十条船有六七条都被烧坏破败,又怕齐兵前来袭击,只好一面领着船队回国,一面派传骑驰告吴王。夫差听说,暗暗吃了一惊,并没声张,便亲自前往齐国军营之外拜祭齐悼公,过了三天,带着军队回姑苏了。”

“哦,吴国军队也败了!”勾践大喜,这增加了他击败吴军的信心。

“事情还没完没了呢。”子贡摇了一摇头说道,“陈恒立齐悼公的儿子壬为简公。齐简公却很聪明,拜陈恒为右相,将自己的家臣闾止立为左





相，借以分散陈氏的权力。陈恒满肚子都是火，再看看大臣之中国书、高无平无不是陈家的死对头，必须斩草除根，心才能安。于是奏明齐简公道：“鲁国伙同吴国攻打齐国，气死老王，此仇不能不报。”齐简王以为是。陈恒乘机将此心腹留在朝中，荐国书将中军、高无平将上军、宗楼将下军，并将闾兵明、公孙夏、公孙挥、东郭书等都送往战场，现在战车千乘已屯于汶上矣。”

“是这样的吗？”勾践迟疑一下说，“看来齐国准备讨伐鲁国了，这与吴国无关呵！”

“大有关系。”子贡说，“夫差上次攻齐，志在必得，故而动用全国水师，很想出其不意地在琅琊登陆，与他的士兵合围临淄，一举而屈服齐国。真没料到，吴国水师不仅未得逞，反而惨败了。”

“这对飞扬跋扈的夫差是一个大大的打击。”勾践喜悦地说。

“可也引起了 he 强烈的报复之心。”子贡说，“夫差过去就曾经两次约会鲁国讨伐齐国。”

“鲁国怎样呢？”勾践问。

“如今齐军已屯兵汶上，朝夕即入鲁境，鲁人反而日夜望吴师至，若久旱之盼甘霖。可夫差又犹豫了。”

“为什么呢？”

“怕大王乘机报复呵！大王这样大造声势地练兵习武，难道吴国一点也不知道吗？”

勾践懊悔得半晌也说不出几句话来。

计倪摆摆手说：

“大王，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仍跟平时一样，去吴馈送朝仪。不过这次大王要亲自去，这样一可表示大王忠于吴王，以趁夫差骄而好佞之心；二以重宝贿吴群臣，可用伯豁专而善谗之口，既卑辞尽礼，夫差则无后顾之忧，精兵尽北去，内地空虚，姑苏可唾手而得矣。”

子贡道：“善哉，太史之言也。重振於越，为期不远，我现往说吴王攻齐，惟盼大王早日去姑苏。”

勾践听了再拜而谢道：“先生知寡人怨吴王，深于骨髓，今自量国弱不

西

施



列国桥说
冬夫颜色





足伤强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知甘味，专心专致苦心劳力已久，先生赐教，是存亡邦而兴死人也，敢不奉教乎？”

子贡跨上马，拱手别。勾践赠黄金百镒，宝剑一，良马二，子贡不受。勾践亲送十里外，方才返回会稽。

子贡拍马离开会稽西门，北上到灵芝，再前行，入镜湖——黄帝曾铸镜于此，故名。湖面宽阔，色绿如蓝，水波不兴。子贡不觉放松马缰，纵马缓缓沿着湖边行走。时值深秋，碧叶黄疏，只留下三五片残破的小叶，在树枝头被萧瑟寒风吹得渐渐发抖，连天衰草，皆呈沙土颜色，干枯可怜，一阵阵西风迎面扑来，已有凉意，蓝色天空时时有列队而过的雁群，沿着三山向南款款飞去，哀哀啼鸣，赶往暖处躲避寒冬。湖面上有许多人骑着木段，用腿轻轻划水，让木段漂浮着不致翻滚，手里持着一头削尖的长竹，注视着水里，发现有鱼，立即撒手投刺，



只是很少刺着。有一些老人发如乱草，面目黧黑，人人仅在胸口缚把干草以避风击。子贡见了，不禁悯然，再看自己肥马轻裘，实在不能不使他的内心激荡、面孔微微发红了。

“我今年足足三十七岁，跟孔丘老师断断续续读了有好多年书了，究竟学到些什么呢？哪些学问有用呢？”

想到这些，子贡心里一阵酸楚。

孔丘时已六十八岁，教了三十多年书，博学多能，有学生几千，不少学生颇享盛誉，可在各国府门中谁也不相信这位才德兼备的老人。孔子是块美玉，他不甘愿藏在宝匣里，而希望得到人们赏识，派上点用场，能够用于治国平世中，所以常说，如有人用他治国，一年便可整顿纲纪，三年就可以大见成效了，可是谁也不用他。他在自己的鲁国郁郁不得志，周敬王二





十四年，便带一批学生到处游说，十四年走遍卫、曹、宋、郑、陈、蔡、楚许多诸侯国家，都没有得到任用。回鲁后，只好整理《诗》、《书》、《礼》、《易》等古代文献，并删修鲁国《春秋》。可想而知当时孔子的心情是十分凄凉的，他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雄心壮志已经没有了，而时时在眷念他喜爱的学生，如颜渊、子路、子贡……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从内心灵魂深处，孔子发出了沉重的哀叹。

“学也，禄在其中矣。”一阵风吹过，子贡眼角边突然落下一滴寒冷如冰的泪珠，他咽下一口凉气，连心也在冷得发抖，“先生自诩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结果怎样呢？连自己这个被誉为‘瑚璉’宝器的有才能学生又怎样呢？只能凭一点学识与智慧成为一个商人，怀智藏能，左右观望，与世浮沉，营私于家，反言易辞，使白黑无别，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费累巨万，富可敌国。面对着眼前这些劳苦终日的奴隶们，更是感慨万端，他们衣不遮体，食难果腹，即便送一万个‘仁’给他们又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天哪，我几十年都学的什么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果我说的全是真话，能救鲁国吗？”

天色骤变，灰云蔽空，子贡看看前面没有什么人家，慌忙猛摔数鞭，那马沿着水边小道，撒开四蹄，如飞一般地疾驰而去……

春光常驻帝王家。

“终于到了！”

子贡微微叹喟。

他远远地就隐约看见巍峨雄壮的姑苏城楼，那上面展拂着一幅巨大的吴国旌旗，随着寒风，既庄严而又庄重，缓慢地时卷时舒，映在寥廓的秋空里轻轻飘动着的白云上面，透出凉意，浸入肌髓，使人战栗。

“滚下来！”

子贡被炸雷般的吆喝一惊，跌下马，仰起脸，望见高大的红鬃马上坐着一位白发银须老将，目光如电，伟岸壮硕，似乎比他高出一半。

“你是越国什么人？”老将厉声问。

“不，”子贡爬起来，“我是住在鲁国的卫人端木赐”。

“孔丘学生？”

西

施



列国桥
不夫颜色





“是。”子贡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从越国来？”

“是。”子贡不敢说谎。

“带回相府！”

老将把马一拍，先走了。

立即过来两名武士，将子贡送进相府。子贡明白，这老将就是鞭抽楚平王尸体的伍子胥了。不久前，他到吴国，送点礼品给伯嚭，伯嚭便避开伍子胥，偷偷领着他拜会了夫差。各国诸侯无不知道伍子胥是一个坚决主张杀死勾践的暴烈如火之人。

来到大厅，伍子胥叫子贡坐在左首的绣墩上。

“你上次来过？”伍子胥问。

“来过。”子贡点点头。

“劝大王伐齐？”

“是。”子贡不敢隐瞒。

“为什么？”伍子胥声音高起来。

“因为齐国攻伐鲁国，已屯兵汶上。”子贡说，“鲁国兵寡势弱，无力抗拒暴齐，吴王仁义贯天地，兵强马壮，一呼百应，即便咳嗽一声，也足使齐、鲁山摇地动。三年前，吴、鲁又有郤衍之盟，是以敢请吴王举义施于鲁疆，苟活小民于水火。鲁国上下咸感恩垂泣，莫敢忘怀矣。”

“是孔丘叫你来的？”伍子胥容色厉肃。

“是。”

“孔丘比越国始祖大禹仅矮三寸，是鲁国巨人，还怕齐国吗？”伍子胥从不放过揶揄越人的机会。

“鲁国怎敢与强大的吴国相比呢？”子贡轻轻叹口气说，“即便太师还高出大禹一寸哩！”

“你如知道这点，就不该来。”伍子胥怒目横视，“孔丘自称有学生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即便其常自诩为佼佼者的三人又怎样呢？贤者颜回，贫困早死，贤在哪里？勇者子路，时时顶撞孔丘，勇在何处？政者冉求，就连孔丘也不得不大声疾呼，要你们‘小子鸣鼓而攻之’了，这是善政





者吗？你这辩者子贡，纵巧口利辞，能言善辩，然奈吴人何？”

“我本来就不想说什么。”子贡摆摆说，“我不过来将齐国近况禀报于吴王罢了。”

“你太好了。”伍子胥脸比铁冷，“你关心鲁国，甚于卫国；关心吴国，更甚于鲁国，了不起！禀报什么？”

“齐国击鲁，意在夺取霸权。”

伍子胥说：“如今晋国不是诸侯霸主么？换了齐国又何妨？何害于吴？”

“那当然不同。”子贡郑重地说，“齐国攻占鲁国之后，欲霸天下，然后面对的就是强大的吴国了。”

“你错了。”伍子胥话语冰凉，“齐国南是劲楚，西有强秦，晋国近年来连续伐卫击齐，也不见得容易对付。”

“他们离齐国都太远了。”子贡说。

“远？”伍子胥冷笑一声，“齐国到吴国，走陆路，或者走海路，都有两三千路远，难道近吗？——哦！你从越国来，也一定见到勾践正在练兵吗？”

“见到。”子贡一望伍子胥那厉肃面容，不免惊惧。

“吴、越两国陆连土、水通流，一呼吸间便能跨疆越境，近吗？”伍子胥声色俱厉。

太子友忽然走进门，向伍子胥摆下手，悄悄地坐在门边的绣墩上。

“何况吴国决不能攻齐！”伍子胥继续说。

“为什么？”子贡心一沉。

“齐国少姜嫁给吴国王父波秦，两国有关姻之谊，纵有纷争，亦犹疥癣，无大害也。况吴便胜齐，占有其土，也鞭长莫及，似得石田，守御无力，耕种乏人，无能为力。齐若攻吴，行军须三四个月，吴厉兵秣马，以逸待劳，犹如铁掌击鸡蛋，齐无能逃其碎壳流黄之悲矣。今越矛正抵着吴背，吴每移步，总得回望，勾践乃吴心腹之疾。”

“越国怕无力攻吴吧！”子贡有些闪烁其辞。

“事成乎坚其志。我只身来吴，终雪家耻；大王立庭训乃报先王之仇；

西

施





勾践已磨刀霍霍，又得其外楚惠王之助，老在灭吴复国，不言而喻。你谨奉孔丘计谋，奔走于鲁、齐、吴、越间，鼓唇摇舌，将病驹说成神骏，枯草话成金条，想使大王挺胸迎齐剑，袒背受越矛之袭，何其毒也。我不杀你，你速去毋滞！知道吗？滚！”

伍子胥瞋目发指，声若雷霆，将子贡的头脑也震昏了，哪里还敢再说什么。只见门侧走来四名武士，手执长矛，把子贡拎起，往门外推。

“听着！”太子友猛然起立，手指子贡说，“将他立即押至齐门外十二里之齐姜村，始逐他离境，纵其自去。”

子贡一行离开了姑苏城北的齐门。

这时已入晚秋，长空寥廓，子贡见眼前野草枯黄，万木萧疏，心却像被封闭在一只瓦瓢子里面，阴暗而且闷郁，偶尔听见白杨树端留下的一两只秋蝉竭力长嘶，鸣声颤抖而凄清，哀怨绵绵。他自己有如浪迹天涯的游子浪人，拖着沉重疲乏的步子，正向家门口缓缓步行，到了苍茫四顾，他已失去推开柴扉的勇气，不忍望见那终年倚闾而望的长者慈颜上，又刻上一道道忧伤而衰老的皱纹……

让我们将早已流失的时光仔细觅回，再看一遍吧。

那天，子贡看望孔丘老师，来到庭院，处处都静悄悄的全无声息。他将手里拎着的两块肉放在厨房里，然后向书房走去，远远就望见孔子端端正正地坐在矮桌后面，没有刻竹筒，也没有看书，只是痴痴地盯着左边屋角看。看什么呢？那儿空无一物，孔子精神萎靡，满脸愁云。

“老师。”子贡跨进书房，便恭恭敬敬地朝孔子叩首问安。

孔子慢慢抬起头，手指着绣墩说：“赐，来何迟也！”

“有事吗？”子贡吃惊地问。

“你没听说齐国正出兵攻鲁么？”

“听说了。”子贡到绣墩上坐下，“鲁哀公位同虚设，军权掌握在季康子手里，季康子偏狭浅薄，自负其能，如此狂妄实在不堪齐国陈恒一击的呵！”

“是这样，”孔子忧郁地说，“鲁国要亡了。”

子贡默然。





“你能救鲁吗？”孔子两眼一动不动地盯住子贡。

子贡也望着孔子，惘然生悲，老人常年累月地忧民忧国忧天下，就是没忧自己，满脸皱纹加深，白发银须又添几许？才大如天命如丝，这是无可奈何的呵！他微微地将头摇一下。

孔子把眼光收回，看着桌面，像是思考着什么。

子贡何尝不明白，人只要抬头前望，不管陆地也好，高山也好，大海也好，路总有，条条宽广而且漫长，不过路不同，走的方法也不同罢了。有锁就有钥匙，寻找钥匙打开锁，这就得凭借人的智慧了。

“陈恒为什么攻鲁呢？”孔子像在自语。

子贡答道：“一洗鲁、吴去年侵郕之耻，二欲借机削弱国书、高无平势力，树立自己的威势，巩固自己在齐国的地位。”

“好办了！”孔子右手轻轻拍下桌边，“把陈恒烧鲁的战火，往南推烧吴国去。”

于是孔子就将“推火烧人”的想法讲了，子贡也以为可。

“陈恒恣肆逞威，夫差骄矜自负；勾践诡谲多变；游说时要审时度势，注意方式呵！”

子贡站了起来。

“子张想去齐国见陈恒，我没应允；子石想去，我也没有应允。”孔子摇摇头说，“只有你去，我才放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孔子将子贡送到门口，一再叮嘱小心，务须将战火由鲁国推移到吴国去，不能失败。鲁国不能亡，鲁国人民再也经受不住战争的灾难了。

“仁者爱人！”孔子补充道。

子贡听到孔子声音有点干哑，不觉止步回望，见孔子满脸忧伤，仍伸出瘦瘪的右手向他招着，那一双枯柴般的手臂似乎风大些就能够将其吹折一般。

“难道仁者只爱鲁国人？”子贡不觉一怔，“不爱吴国人？不爱齐国人？不爱越国人？不爱卫国人？……”

“有事吗？”孔子见子贡神态犹疑，有点焦急了。

“没，没什么。”子贡也觉得自己有点神不守舍，忙转移话题补上一句

西

施



列国转徙
尽失颜色





说，“有两块肉放在厨房里面。”

孔子这才微微一笑。

子贡凭着自己是孔丘弟子的声望，仗着“家累千金，富可敌国”能与诸侯“分庭抗礼”的身世，来到齐国不久，便往见陈恒。他见到陈恒张开两腿，平直伸着，箕踞而坐，就掉头回走。陈恒一惊，忙请回子贡，问他为什么这样。

“我不是来谈生意，更不是有求于你，而是救你来了。”子贡生气道，“可你却这般无礼地接待我，那我回去也罢。”

“救我？”陈恒微露惊讶，请子贡坐下，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听说丞相正出兵伐鲁？”子贡问。

陈恒点点头。

“鲁国难打呵！”

“为什么？”

“鲁国的城墙既小又矮，护城河狭窄而水浅。”子贡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鲁哀公愚而不仁，季康子浅薄无能，士兵怯勇，庶民怨战……”

“难道你认为齐军软弱得连这样的国家也攻占不下吗？”陈恒奇怪极了。

“齐国吗？”子贡极口赞誉道，“兵强马壮，所向披靡，将军国书勇猛无敌，天下人无不畏惧。”

“那你的话是什么意思？”陈恒有点恼怒了。

“我为丞相着想。”子贡说，“丞相无力控制齐国军权，惧国书也。国书胜鲁，势力益增，愈难驾驭，丞相欲揽齐国大权，不就更加困难了吗？”

陈恒深深吸了一口冷气，这正是他日夜忧愁的事呵！他时刻顾忌国书赶他下台，甚至杀死他，为其父国夏遭受自己父亲陈乞的迫害而报仇。

“那怎么办呢？”陈恒有点发急，“齐国军队已经开出去了。”

“这无大碍。”子贡摆摆手，“你快跟国书讲，听说吴国正调集军队来伐齐，叫他按兵勿动。”

“吴国会伐齐吗？”陈恒有点疑虑。

“这包在我身上。”子贡拍拍胸口站了起来，“我这就走，一定叫吴国出





兵伐齐。”

子贡来到吴国，又去过越国，见到了夫差与勾践，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活了两颗不同之心，都愿为出兵攻齐尽力。然而就在这将一锤定音的关键时刻，竟然碰上严峻执拗的伍子胥，赶他出境……

他往哪儿去呢？思前想后，惟有返鲁，可如何去见孔丘老师呢？

走进齐姜村，四名吴国武士走了。这儿是齐国少姜来吴时休憩之处，波秦亲至这里迎亲，当时这条离姑苏城十二里的路两旁，观者成千上万，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丝竹合奏，管乐齐鸣，真是处处锣鼓处处歌，盛况空前，如今却寂寥无声，一片荒凉，无边萧瑟了。

“子贡先生。”一位胖乎乎的小将向他拱拱手道，“我奉家父太宰之命来迎接先生。”

这真是绝处逢生，子贡大喜过望，一下握紧来人双手说，“太好了，好极了！你是伯勺世兄么？”

“是。”伯勺满脸堆笑，“先生在蛇门被太师带走后，家父就知道了，请上马，与我们一起由平门入城。”

伯勺与子贡并马而行，后面有八名骑士簇拥着，一路无阻，进了太宰府。拜会过伯髡，稍事休息，攀谈了片刻，伯髡便领着子贡入宫觐见夫差。夫差大喜，问道：“先生在会稽，见到勾践了吗？”

“越王正在观看练兵。”

“练兵？”夫差问。

“不过只有几百个人。”子贡不紧不慢地说，“他听到大王将伐齐救鲁，说越乃吴之附庸小国，不敢不为大王效力，近日将自己亲自来姑苏朝觐大王。”

“是这样吗？”夫差头上的片片疑云渐渐逝去，无限轻松，说道，“寡人将移劲旅北上。太宰，你先准备起来。”

“是。”伯髡躬身，连连应诺。

子贡事后并未马上离开姑苏，他要等待勾践会见夫差。

第二天，子贡在伯勺的陪同下游览姑苏城。这日天朗气清，万里无云，一轮白日挂在天空中。数不清的男女老少，如水一般涌向胥门，都说

西

施



列国桥说
不失颜色

153





观看西施娘娘进城，子贡不觉也随着人群沿河道往胥江走去。沿途有好些河道修整一新，几条大河不但河道拓宽，而且河岸都用石头砌得笔直，太湖水碧沉沉地经过河道东流入海，岸上挤满人群，个个翘首西望，等待西施娘娘。

原先越国太史计倪进贡给吴国许多花卉香草，岑出公公命花匠皆移植于太湖岸边一座小山上，名其处为“香山”。香山在胥江北边。馆娃宫内时时要熏香，每每采集香草时，船从灵岩山出发，得先到横塘，再南去胥江，循江西入太湖，复沿湖岸北上香山，绕路太多。这一天，夫差站在



灵岩山顶，用强弓硬弩尽力朝香山射去一箭，遂诏命上万军民沿着飞箭所经处，掘出一道笔直小溪，名“一箭径”。夹溪两岸皆植花卉香草，妃嫔宫女来采摘花草时，趁机嬉戏，纵情玩乐，在香草丛中追逐，阵阵欢声，像一群群蜂蝶翩翩，纷纷然上下飞舞。众女于小船里击水相嬉，处处笑语，致令唇边腮旁的胭脂也滴入溪里，水面流红矣。舟中岸畔，处处歌声响彻云霄，莺去燕来，如同穿梭一般，欢快无穷。才一两个时辰，便花草满载，一条条小舟冲开水面上的残花剩草，划破碧水，这班“摘香网脂”的女强人，于欸乃声中，胜利地缓缓归去……

“来了，来了！”

忽然有人高呼，霎时岸边人头纷纷攒动，引颈西望。子贡也看见了，水面上徐徐漂来五列五排共二十五条彩色莲舟，莲舟两侧都绘有黄龙绿





凤、白云红珠，载着香草丽菊，氤氲香气暗中飘散，令人怡目爽心、清新无比。每条莲舟均由一名身着彩衣的宫娥轻轻划拨，后面引来一条接着一条的帆船，帆船近岸两侧都有莲舟护卫，船帆用锦缎制成，船上悬灯结彩，各载着四名至八名宫娥不等，敲锣打鼓，摇铃振铎，弹琴拨瑟，轻击响板重击筑，横吹短笛竖吹箫，抹古筝，弹箜篌，捻琵琶，吹竹笛，鸣芋角，奏唢呐……阵阵钟鼓、丝竹之声盈耳，真似置身于仙境幻乡中矣。中间一船略大，为红锦帆。舱内两旁各坐着四名宫娥，持扇持羽，捧香炉、彩镜，端方盂、兽奩……中间两张狐皮椅上，南边坐着夫差，气概豪迈，北边坐着西施，丽质天姿，英雄乎美人，无能逾此矣。船经过处，气派无比，民呼万岁，欢声雷动，后面又是绵延不绝的彩色莲舟……给后人留下“锦帆河”、“胭脂河”、“采莲泾”、“采香泾”、“西施迹”不少胜迹。子贡见了，也为之叹道：“人言夫差‘好疲民力……台榭陂池必成’，果不谬矣。吴国岂能久长？”

西

施

二 道不同，不相为谋

劝谏无用，伍太师痛心疾首。

当晚，勾践与文种已从越国携带众多礼品，赶到姑苏。先往太宰府谒见伯嚭。伯嚭大喜，连夜入宫奏明吴王，夫差言定来日早朝时接见勾践。

第二天，吴国文武百官都早早来到朝廷，喜气洋洋，原来除伍子胥、文之仪等三人外，他们无不接受了勾践馈赠的厚礼。吴王步入大殿，坐在龙椅上，接受大臣们朝拜，毕，召见勾践。勾践免冠人，膝行而前，叩问“天王万安”。吴王命人扶起，赐座，问道：

“闻尔近来操练忙甚？”

勾践躬身奏道：“今年越国歉收，饿殍遍野，盗贼蜂起。近获天王赐谷，民饥稍缓，然犹有山贼流窜，使民稍稍习武，能自卫护家免遭袭击耳。”

夫差沉吟一会，问道：

“寡人意欲引兵北上，援鲁伐齐，可乎？”

勾践挺挺胸，正了正身子。



列国桥堍
不失颜色

155





“吴与齐间山阻水隔，路途遥远，行军不易。”勾践思索久久，始说，“前日子贡先生曾到会稽言，援鲁知大王仁心义胆，能显吴名；伐齐见大王孔武有力，勇猛无敌，得威震天下，亦霸主事耳。”

夫差冷冷一笑道：“心犹畏汝。”

勾践吓得面如土色，忙俯下身子，跪倒在地，叩首不已，泣声解释道：

“上天苍苍，臣不敢负。臣命诸稽郢率卒三千，不日将至，请为伐齐死士。臣甘再为前马，替天王负剑，亲受矢石，死无所惧，以示愚忠。”

“呸！”伍子胥霍地起立，手指勾践大骂道，“闭嘴！汝欲用泪打动大王心，以巧言迷惑吾王乎？子贡欲死吴以存活鲁，汝则望亡吴而复兴越，何其毒也。勾氏小儿，看我今日斩尔狗头以奠祭我阖闾先王！”

说着，伍子胥举刀前趋，欲砍勾践，文武大臣无不骇然。勾践吓得魂飞魄丧，浑身颤栗，蜷伏于地，动也不敢动。伯嚭、逢同等拔剑在手，纷纷赶过来劝阻，夫差勃然大怒，喝道：

“虎贲们，将伍员绑出去即刻斩了！”

众大臣无不不知道，伍子胥乃吴国三代重臣，禀性耿直，忠诚不欺，无妄言，不容人过，这番言行，也无私意，都下跪叩首，乞求吴王赦免太师。夫差停顿一会儿，余怒未息，向伍子胥喝道：

“寡人伐齐之心已决，敢谏者死。汝只有即刻收拾，为吴下战书于齐。”

伍子胥谢恩毕，起，转身，掩面大哭而出，至门口，仰脸大呼：

“吴将亡矣，天乎！”

群臣望着太师远去的身影，黯然无声，亦有悄悄堕泪者。

夫差退朝，设宴席于东殿，亲设欢宴迎勾践与文种一行。席间，夫差悄声问子贡，如何看待越兵伐齐事。

子贡答道：

“君王，乃一国之仪，不可违礼。三千士兵可留，能壮吴国军威；携诸稽郢北上，置于军中作质；放越王回归，益彰大王恩大泽广，勾践自当永不背叛大王矣。”

夫差点头，亦以为是。





席散，夫差命勾践返越尽力治理国事，勾践拜泣，领着文种众人叩别而去。

子贡也告别夫差、伯嚭等离开姑苏城往北方走去，他略偏西走，经蔡国，过宋国，来到晋国，谒见晋定公，并关照晋国的国卿越鞅道：

“齐国与吴国将在鲁国境内进行一场大决战，这场战争不管谁胜，都必将引兵西来，谋取更多土地，与晋国争霸，晋国宜先有所准备了。”

子贡跨上白马离开雄秀的脩祁宫，出了晋国都城东门，抬头一望，但觉眼前天高地远，心胸无比宽广。他谨遵老师孔丘叮嘱，已经将齐国燃烧在鲁国门口的熊熊战火，巧妙地推行到吴国，保存住鲁国，还使晋国强盛，越国复兴。

尽管人间世事瞬息万变，然而灵岩山依然那么巍巍乎高峻入云，葱茏苍翠，好鸟迎人。夫差快步登上山头，远远就望见许多白裳素裙的宫娥欢呼万岁，跪地迎接。他笑吟吟走近西施，低声说：“阳光灼人，西子可以起矣。”忽闻右首有人噗哧一笑，夫差转而猛然望见西施那金钗上悬着的两只小小白毛绒球，不觉笑了起来，说道：“寡人又为旋波颜色所欺。”向右紧走几步，挽起西施，缓缓步入西宫。

西宫里又焕然一新，蝉翼纱窗，将屋里映成一片淡青，分外明亮清静。靠近南边窗口已放上一个盆架，架上有一只浅口的扁大陶盆，盆里放有不到两寸的泉水，清澈见底，从盆左侧边起，并排放着许多大小石块，逶迤连绵，满满当当至水中间。石皆嵯峨不齐，玲珑瘦小，且多洞孔。盆中右坡上生着一株虬曲老干苍松，悬根露爪，高不盈尺，松枝盘斜伸出盆外，仅余数根短枝左侧覆盖于石上。石左端皆有青苔，青苔中间长着一两丛文竹，竿竿挺立，枝叶扶疏，潇洒有致。夫差暗暗吃惊，这般景致，似乎在哪儿见过，可一时又想不出来，不禁低头叹道：“石若岗峦起伏，水似暗流有声，树有势，竹含情，不知何处湖山，被西子移到这房里来了？”

西施笑着说：“大王还记得在盘龙湾时，奴婢扶着大王缓缓走过木板小桥，憩树下，待纤月徐徐升时吗？”

夫差恍然大悟，抚掌笑道：“不错，不错，那里是这么一样的盘根巨松，附近山石浅水，也仿佛相同。只是这儿空无悬月岸无柳，水里不见游鱼罢

西

施



列国桥姚
尽失颜色





了。

夫差携西施坐下。俊鹤捧来两杯茶，放在桌上。夫差见杯乃白玉琢成，极薄，盖上雕出一对翔凤，有一颗吞豆大小圆顶，隐约能够看出杯里茶叶正徐徐化开，根下垂，水色渐绿，夫差揭去杯盖，有股芳香扑鼻，令他气清神爽，不禁脱口叫道：“好茶！”

西施道：“此为珠茶，俗名‘绿色珍珠’。茶树生在会稽东南日铸岭上，常年雾湿露润，受天地纯正之气，茶色呈清碧，味香清纯，饮能清心，人誉之为‘三清’，久饮长寿。”

夫差笑道：“这粒粒茶叶，卷曲似西子发螺，名‘碧螺春’也可。”

夫差随命文种贡日铸岭头茶树百株，差人栽种于太湖东洞庭山上，长出的毛茸茸嫩叶，制成茶，味香醇，即今日苏州名茶“碧螺春”是也。

后人于茶具盖上、环盖顶周围写上“可以清心也”五字，原为赞誉“碧螺春”茶。此五字挨次开头，又可读为“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与“也可以清心”，皆成佳句，可增妙趣。

饮了几口茶，定定心。

夫差边呷着一口茶边说道：“不日，寡人将北上有事于齐。”

西施听说黯然，久久，低声问：“大王非去不可吗？”

夫差点点头道：“攻伐齐国，意在使晋国震恐，令鲁、宋、陈、蔡、卫诸国惊慌，屏声息气，不敢仰视强吴，吴称霸中原，是其时矣。”

西施垂首默然无语。

“寡人已于北上途中句曲这个地方，建‘梧宫’以储西子。”扶差抚慰道，“待秋风起兮，寡人胜齐，一定携你返归灵岩山。霸业既定，半壁湖山一美人，寡人复无所求矣。”

“难道奴婢仅仅是大王桌上一尊永远微笑着的玉雕吗？”西施哀怨重重，“成天无思无虑，不能忧愁，不会流泪，永远笑得那么文静，笑得那么茫然失神，并将那苍白无声的微笑溶化于大王纵声大笑的欢乐中去吗？奴婢不忍为也。”

夫差惊讶地望着她。

“奴婢也有一颗流着热血而且跳动的心。”西施继续说，“岁月如流，





大王从不珍惜时光，常年碌碌于南征北战，使无数壮士皆成白骨，粮草耗尽，老弱寡妻转于沟壑，饥饿号寒。若此，纵贵为天子，有何乐趣？”

夫差佛然不悦，振振有词地说道：“寡人霸中国，正为佐天子，兴亡国，继绝嗣，能靖天下而活万民也。大丈夫应有志贯日月，壮气能吞山河，岂可空搔首踟蹰，蹉跎岁月吗！”

“我第一次见到天宇高远，地广水阔，还在儿时。”西施并没有回答夫差，而是深沉地叹息着……

夫差笑了：“只要走，不是天边也能到吗？不走呢？就永远也到不了。至于爬山，渡恶水，绕歧路，那也算不上什么。因为想到的地方终于走到，心中得到满足。寡人能率千军万马飞渡河山，横戈怒出，暗鸣叱咤，所向披靡，纵横于华夏，名动诸侯，威震天下，其志展心快，实非常人所能知的了。”



西施皱眉凝眸，怔怔地望着夫差，还谈什么呢？

她饮过浣纱溪水，希望溪水清涟长流不竭；她爱恋灵岩山顶抚松吟涛的新生活，多想将生活打扮得更更新更美并使之更久长。可她这种柔情蜜意，却总被大王那股气壮山河、威凌百邦的豪迈气概所吞噬，无影无踪。

夫差怔怔地望着西施迷惘若失的眼神里，流溢着闪闪的温馨水光，盈盈欲滴，别有一番脉脉无限的柔情在，不禁喟然叹道：

“寡人尝见鲁妃奏瑟、秦女吹箫、晋娥弹琴与郑姬作长袖舞，以为悦耳娱目，已极尽天下之佳音与艳色。今日始知，犹未及西子凝眸处无声一颦时的明丽动人。真是香浓于酒，味甘如饴，令人甜然陶醉，回味无穷。”

西

施



西施
凝眸





三 宁折勿弯,只好折了

伍子胥寄子,从容赴死。

更有征人如痴如醉地迟迟行于途中。

伍子胥失神地放松马缰,听马徐行,不知不觉来到姑苏城北的平门,猛然惊觉:

“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他愣了一会儿,就拍马出了平门,绕着护城河往东走一阵,这才踏上北去齐国的官道。该走齐门才对,他总觉得去齐不对路,可又无法不去齐国,这是一条导致吴国毁灭的道路。他已经无计拯吴于水火了,他的脚不能再走自己愿走的路,而嘴也无法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了。

“我老了!”

伍子胥用手捋捋胸前的一络银须,不禁凄然,回首一望,惟有儿子伍丰还骑在马上,紧紧跟随,茫茫的官道上寂无一人。

伍子胥将马衔一勒,等到伍丰赶上来,始并马而行。

“你多少岁了?”伍子胥问。

“十七。”伍丰有点惶惑地问,“这番爹去齐国,带我干嘛?”

“光阴真如白驹过隙,好快呵!”伍子胥摇摇头,叹口气道,“我三十七岁时来吴,转眼之间又过了三十八个年头。”

当年他由楚经陈奔吴,因愁无法过昭关,一夜白了须发,如今更加满头如雪了。

“我初到吴子城乃吴王诸樊所建,周围仅三里左右,城郭卑隘。”伍子胥低头感叹,“阖闾立,我为大王建姑苏城;吴、楚、越、齐诸国都近江临海,我制成大小战船,作为攻击防守之用;我还西开胥溪,南掘胥浦,北挖邗沟,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欲用水兵攻楚、击越、佔齐、惊晋,然后霸中国。”

“楚国与越国不是都败了吗?”伍丰问。

“没有,完全没有。”伍子胥将头摇了又摇,说道,“我们仅仅是打伤两





头凶猛的野兽罢了，使它们暂时收敛一下，不再张牙舞爪。它们一旦舔血伤愈之后，将会更凶狠地扑向我们，将我们咬死。楚国不是又强大起来了吗？勾践正磨刀霍霍伺机扑杀我们，你看不到吗？”

伍丰没答话。

“阖闾王逐楚昭王、屠平王墓，为我伸父兄之冤。”伍子胥语音苍凉，“我竟未能断勾践头祭阖闾王，大德未报，仰天泣血，恨何能已。”

日复一日，伍子胥来到齐国都城临淄，进入南门，但见大街两面商店林立，生意却清淡得很，路上行人零零落落，寥寥无几。他们找到鲍牧家，鲍牧儿子鲍息听说，慌忙出来迎接，请伍子胥父子入内室上座，献上茶，问道：

“太师怎么到齐国来了？”

伍子胥将下战书事说了，鲍息吓了一跳，说道：

“齐国局势混乱极了，六年中换了四个国君，家君也遭陈乞杀害了。”

伍子胥乍闻心中一惨，几乎掉下泪来，缓慢地说：

“昔日鲍牧义弟送齐少姜至吴，所以结识，为忘年交，小我十四岁，没料弃我先去。故人真若庭中老梧，一日秋风，一阵凋零，日渐稀疏，怎能不让人心中悲摧？”

鲍息说：

“齐简公正欲报鲁、吴曾袭齐之愤，已屯兵汶上，若见吴国战书，定有震天之怒，太师危乎哉！”

“老夫置生死于度外已久。”伍子胥双目不移地注视着鲍息说，“惟愿此行不辱使命。今伍丰易名为王孙丰，寄食于贤契处，望他日能返归击越，杀勾践，报阖闾王大恩于九泉，我无恨矣。”

伍子胥叫来伍丰，拜鲍息为长兄，鲍息连忙上前扶起，命人安顿好伍子胥父子住处，自己先去觐见齐简公，禀奏伍子胥下战书事。齐简公勃然大怒，欲杀伍子胥。

“不可杀！”鲍息连连摆手。

齐简公怒目横视。

“大王曾见哪个国家派太师下战书的吗？”

西

绝





“是呀。”齐简公暗想，“这样事只要派名信卒即可，况吴国人才济济，摩肩并迹，比比皆是，也不至于动用太师呀！”

鲍息继续说道：“伍子胥是非分明，不容人过，面谏君失无讳，乃吴国干净忠臣，主张灭越，反对伐齐，屡谏不入，与吴王、伯嚭已水火不容，现在被遣来齐，齐国要杀死他，可使夫差自己免遭吴人毁谤。”

“哦——”

齐简公留心听着。

“伍子胥已明白自己的处境了，”鲍息不停声地说，“因此携其子来，寄养于臣家。大王纵然让他回去，伍子胥也必将谏死于吴。”

“是这样的吗？”齐简公叹了口气。

“伍子胥若返，吴国忠佞自相攻讦，夫差则受恶名。大王不可堕伯嚭术中，蒙杀忠贤而遭非议，又何益于齐？”

齐简公亦以为然，即于便殿中召见伍子胥。伍子胥向齐简公朝拜毕，双手呈上战书。齐简公接了战书，赐伍子胥坐，见书中历数齐国伐鲁慢吴之罪，辞语激烈。他并未动怒，批下战期，定于春末，交付伍子胥，说道：

“太师白发满头，还碌碌奔返于数千里旅途中，劳且乏矣。”

伍子胥道：“君命不敢不从。”

齐简公问吴国事，伍子胥缄口不答。

齐简公问：

“老太师心有怨言乎？果真如此，请留在齐国，寡人将以师礼敬奉太师。”

伍子胥摇摇头道：

“忠臣无二心，臣若背叛吴国，来到齐国，则齐得叛臣，何益于大王耶？”

齐简公并不为难伍子胥，命鲍息领往馆驿，厚为招待，可多住几天。

伍子胥辞谢道：

“既得大王批覆战书，臣即刻南下返吴，恐误限期，就在此拜辞大王了。”

齐简公亦为之惘然心悲，不觉起立，拱手道：





“望太师多多保重！”

伍子胥回到鲍息府第门口，并不入内，忙告别欲行，连赶出来的伍丰也闻之愕然。鲍息不肯，一定请伍子胥进家略事休息，吃餐饭。

伍子胥道：“老夫望能速归，劝阻大王北上伐齐兵马，心急如火，眼下纵有琼浆玉液，也咽不下去呀！”

正说着，忽见有内侍两人送来齐王馈赠礼品，伍子胥拜谢收下，悉交付于鲍息，乃跨马拜别。鲍息无奈，与伍丰一起，直送到临淄南门外二十七里之路亭——即后人名为“别胥亭”处。伍子胥勒马停止，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交给伍丰道：

“他日越兵犯吴，儿即归，勿恋齐也。将此书信面呈吴王，杀勾践，斩其首，祭于阖闾王墓前，以报天恩。在齐，侍奉鲍息兄长亦如侍我，勿辱伍氏忠良之名。”

伍丰双手接受书信，泪水悄悄流下。伍子胥向鲍息一拱手，说声：“多谢贤契！”拍马驰去，一直没有回头。

日复一日，伍子胥马不停蹄，往回奔驰。

这一天，他远远就望见迎面来了两列马队，忙往跑边一闪，但见骑士们皆着犀甲，头戴金盔，左手举旗，右手执鞭，马尽披铠，队形严整，驰骋而过。后面旌旗缤纷，遮天蔽日，一队队士兵，手里拿着长矛短剑、尖枪阔斧、弯弓曲钩，一片戈林戟丛，不可胜计。中间凡有尘烟飞扬处，都是轰隆隆滚滚而来的兵车、武车、轻车、驰车、广车、旄车、革车、辐车……无边无尽，望不到头。

“迟了，吴军已北上矣！”

伍子胥的心已被战车的声音碾得粉碎，低下的衰老白头，再也无力抬起来了。

“呀，太师！”

有人惊呼，一提马缰，来到近边，扶住了伍子胥右膀。

伍子胥睁开早已溢满泪水、有点昏花的眼睛，看见了王孙骆的模糊影子，忙问道：“司马，你们北上伐齐了？”

“是。”王孙骆点点头，“太师战书批覆了么？”

西

施



列国桥姚
尽失颜色





“批覆了。”伍子胥答。

“好险！”王孙骆心头落下一块石头，“大王不待战书便兴师北上，齐国知道，太师还有命吗？没有批覆战书，太师又哪能面见大王？”

“大王呢？”

“在军中。”王孙骆说，“我领太师去见大王。”

说着王孙骆将马缰一收，掉转头，沿着路西边回走，伍子胥跟着。

“这次大王伐齐，调集了九个郡的十万劲旅。”王孙骆说，“勾践也派三千越卒来，由诸稽郢率领。在姑苏，一同实行了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排兵布阵大操练。”

“这么多人！”伍子胥失声惊呼，“谁守姑苏？”

“华登老将军，姑苏还有四千多人。”王孙骆又补上一句，说，“不过都是一些老弱残兵。”

伍子胥用力睁大眼，望望从身边走过的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吴国健儿，不禁深深沉思：他们才是吴国的真正健儿呵！没有他们会有吴国吗？不会。争霸可以，也不该拿十万条生命作孤注一掷呀，太轻率了！阖闾曾经用兵不过三万。且不谈行军途中的艰险与遥远了，也不谈强大的齐军虎视眈眈，正张大嘴巴等待着吞掉他们，光想想十万大军的人粮马料要多少呵！一年中，士兵们能吃掉七十二万石米，或者一千六百多万石粟。马要吃去一百八十万石饲料，七百二十万囤饲草。即便食盐，人马也要有七万零四百石才行。供应这么多的粮草，越山岗，渡江河，牛挽骡载，舟运筏渡，乃至人力挑运，谈何容易？大王真是疯了！

“这次大王率中军亲征，”王孙骆继续说，“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专毅将左军，大王自己坐镇中军，已遣人约会鲁哀公合兵攻齐了。”

他们来到中军，见夫差正坐在战车上，右有伯嚭，左有逢同按辔徐行在护卫吴王。伍子胥上前献出战书，夫差看看，一句话也没说。伍子胥称病，不肯出师，辞别吴王及王孙骆诸人，先回姑苏去了。

路长人困，战马长嘶。

夜已深，万籁俱寂，就连马蹄踏在官道之上也听不出丝微声响；空气





似乎凝滞不动，一颠一颠的老马缓慢前行，偶尔打出几声鼻喷，反而愈加显得天地之间幽寂如死水，大地真的酣然入睡了。

三千里路的黄土征尘满身，三十八年来的家仇国恨、君恩友情，压碎了一颗赤忱之心，伍子胥已开始感到承受不住了。

“衰老啊——”

伍子胥仰天长吁。

头顶上一轮白月冷冷当空，撒下来的无边无际的光辉，已将人间缤纷的五光十色吸收得干干净净，只余下朦朦胧胧的一片灰白，显得空旷而又有些冰寒。

他低下头，看见马腹下面有一段小小的暗影，啊，这是与自己生死相伴多年的高头红鬃大马影子，在徐徐前移。自己的影子呢？被马影吞没了，完全吞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时光真的已将自己磨灭光了！他也感觉到自己的心血与才智消耗殆尽，被仇恨染白的头发披散于肩头，一双以血与泪洗亮的眼睛渐渐暗淡，行将闭合了。他疲乏得无力伸腿舒臂，宽阔的胸脯也挺不起来，伟岸的身躯向前弯曲，这株岩岩子立之孤松，果真有如玉树行将倾倒了？

三十八年前，伍子胥三十七岁，楚国监利人，名叫伍员，子胥乃其字也。人长得足足有一丈之高，腰大十围，两眉之间有一尺宽，目光如电，神勇无比。

一次，伍子胥与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自外地返家，途过一座荒岗，时人凉秋，明月在天，四野寥廓，突见矮丛里蹿出一头嗥嗥叫的饿狼，张牙舞爪，迎面扑来。伍尚大惊，忙用身子挡住父亲。伍子胥瞋目发指，面对野狼，吼声如雷，喝道：“站住！”那狼竟像被钉子钉住一般，人足立不动。三人惊疑不止，走到跟前一看，狼都被吓死了。此地后来便叫“立狼岗”，纪念伍子胥之神勇也。

伍子胥儿时，与诸小儿在地里挖田鼠，挖到一窠，有五只小鼠，并公鼠、母鼠各一只。田鼠受惊，四散逃窜，群儿大呼，向四方追逐，伍子胥腿快，竟将七只田鼠一一捕获，人以为奇。

楚国太师费无极，以谄佞得幸于楚平王，乃奸臣也。早先受楚平王

西

施



列国春秋
尽失颜色





命，往聘秦国，为太子半建求婚，秦哀公许以自己长妹孟嬴嫁给半建。费无极返国覆命，楚平王诏其带金银珠宝并冰纨绮绣，纯丽彩礼三百车，往秦迎娶。秦哀公大喜，即命公子蒲护送孟嬴去楚，陪嫁礼品一百车，从媵之妾五十余人，极为隆重。

费无极先一日进郢都，私謁楚平王，禀报这次娶亲盛况。

楚平王听了，问道：“孟嬴这人怎样？”

费无极奏道：“孟嬴的确是旷世佳人，即便古之姐已与骊姬亦难及其万一也。”

楚平王听得沉吟不语，满脸通红，费无极素知楚平王好酒淫乐，心下已经明白楚平王爱慕孟嬴之美色。于是献计将秦媵全都调开，召集楚宫媵侍扮成秦媵，选秦媵中一名齐女装扮成孟嬴，送进东宫与太子半建成亲，将孟嬴换下。楚平王心中大喜，早把人伦、礼法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从此日日夜夜深居宫中与孟嬴欢宴，连国政也不理了，还不许半建入宫拜会生母蔡氏夫人，使得朝廷上下，无不惊讶。一时间外面沸沸扬扬，传出一些太子娶孟嬴后之怪事。费无极也怕太子知觉，祸将及己，就与楚平王密谋，将半建调离王都，出镇北方边陲城父，命半建师伍奢辅助太子；又以奋扬为城父司马，并谕之曰：“事建如事寡人也。”太子一走，楚平王更无忌惮，把蔡夫人调到郢，立孟嬴为夫人。

过一年，孟嬴生一子，楚平王爱之如珍宝，于是就叫半珍。孟嬴常思太子何以如此衰老，来楚后为何总未拜见楚平王及夫人蔡姬？于是细细盘问宫人，宫人无法隐瞒，遂说明经过。孟嬴听了凄然泪下，不言不食，慌得楚平王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只好道出真情，百计媚之，并答应立半珍为太子，并将这事告诉了费无极。费无极知道事已败露，害怕自己难逃一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乘间谗于楚平王道：“伍奢求助于晋、齐两国，将与太子谋叛，大王不可不防。”

楚平王说：“太子平日柔顺孝敬，怎会有叛逆之心？”

费无极道：“太子已知齐女并非孟嬴，生一子，名半胜，盖欲胜过半珍，将报复也，久在城父缮甲厉兵矣。大王若不明白，臣即逃奔他国，免遭太子杀害。”





楚平王正想废半建立半珍，乃听费无极计谋，召伍奢进京，关起来逼供。又密谕司马奋扬袭杀太子。奋扬大惊，即使心腹驰告太子说：“一刻也勿迟疑，速速逃命！”自己整顿兵马，喧嚷嚷嚷，直奔太子府，包围住王府，大喊大叫，前后搜查，半建携带齐女并儿子半胜已经出奔宋国去了。奋扬使城父之人将自己钉入囚车，解到郢都，献给楚平王。

楚平王一看，奋扬钉在囚车里，大惊道：“你怎么啦？”

奋扬奏道：“太子逃脱了。”

“胡说。”楚平王怒道，“寡人给你密谕，谁人告诉他了？”

“是罪臣告诉太子的。”奋扬说。

“你找死！”楚平王的脸色气得发白。

“大王曾命罪臣‘事建如事寡人’。”奋扬并不惊慌，慢声慢语地说，“罪臣谨遵圣谕，不敢贰心，于是通知了太子逃走。后来想到又违了大王今日之密诏，罪不容逃，因此囚来请罪。”

楚平王听听想想，这些话说得也都句句真实，无不在理，就问道：“你私自放走太子，又来见寡人，难道就不怕死吗？”

“臣未遵从大王诏令杀死太子，已犯罪了，如果逃死而不来，岂不是罪上加罪么？”奋扬流下了眼泪说，“何况太子并没有丝毫谋叛的行端来，杀他也没有借口呀！大王的太子若能因之而生存下来，这才是楚国的大幸呵！小小罪臣即便死了也是甘愿，心无悔恨矣。”

说罢歔嘘呜咽，流泪不止。

楚平王惘然无语，面有愧色，徐徐始叹道：“奋扬虽违诏谕，然其忠直可嘉也。”

遂令人打开囚车，放了奋扬，赦免其罪，仍然拜他为城父司马，使其依旧回归故地。奋扬谢恩毕，独自一人骑马，回城父去了。有诗赞奋扬道：

忠义难全愧虚生，
不愿逃刑就鼎烹。
巍巍奋扬乃巨松，
大风雨中传清声。

西

施



列国桥说
不失颜色





伍奢父伍举，事楚庄王，以敢于直谏著称。伍奢亦如其父，禀性刚直，被关进天牢，日日审讯，逼他承认与太子半建谋叛。伍奢气得浑身发抖，破口大骂费无极谄主以邪，败乱朝纲，实无耻之尤，必遭天诛，吓得费无极慌忙逃开，再也不敢叫了。

一晃过了三年，楚平王见朝野上下谈论孟嬴事者日少，想起伍奢，便亲自提询，问道：“汝果真知太子谋叛事吗？”

伍奢奏道：

“大王纳太子妇已过矣，复听信奸臣诬蔑，而疑自己骨肉，未免过差。夫仁者，以亲亲为大，大王至仁，何忍心于此？”

楚平王想想太子建平素温顺，亦不至于有谋叛。抬头望见伍奢手铐脚镣，蓬头垢面，语音苍凉，衰老多了，心中恻恻，久久不语，未免躬而自慊矣，退而召费无极商议道：

“伍奢囚禁已久，可决狱矣！”

费无极听说心惊胆战，生怕伍奢出来将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思索好久，才奏道：

“大王，若放伍奢，则彰君过矣！未若杀之以灭口，伍奢有二子伍尚、伍员皆在城父，大王诏伍奢作书召之来郢，一并除之，否则必为后患。”

楚平王允诺，即命费无极同党、大将鄢将师持伍奢手书驰三百里，径往城父召人。鄢将师会见伍尚，呈上书信，说道：

“大王误信人言，囚系尊公三年，诸大臣力辩，始白其冤。大王轻信谗言，遂拜尊公为相，弥缝已失，并封伍尚为鸿都侯，伍员为盖侯。相国命本官持书前来迎迓，请即刻起驾，以慰尊公殷殷之望。

伍尚一看，果然是慈父手笔，大喜，入室告诉伍子胥，伍子胥感到事有突然，沉吟一会儿，说道：

“父囚系入狱，三年音讯都无，今请大将军传送书信，为何不使用家人？父能免死，已属大幸，岂能拜相？我兄弟无功，怎能封侯？是诱我兄弟去郢，以绝楚忧也。纵有父书，未可深信。”

伍尚想想，也是满腹疑团。





伍子胥决然说：

“我兄弟速速离楚，楚人畏惧，不敢杀我父；若往，反促父死。”

伍尚听罢，泫然下泪道：

“吾弟有经文纬武之才，扛鼎拔山之勇，非愚兄所能及。父子之爱，恩从中出，若见父一面，死也是甘愿，我当以殉父为孝矣，弟可以复仇为孝。我随延郢将师去，吾弟速行毋滞。”

伍子胥含泪拜别伍尚，自回内寝去了。伍尚出来见郢将师道：“舍弟偶感伤寒，适才睡着，明天当携他拜会将军。”

郢将师说声“也好”，便告辞去了。

伍子胥回到房中，将郢将师召他兄弟去郢都事——对妻子贾氏说了。那贾氏出身于仕宦世家，是个知书达理之人，寻思良久，也认为拜相、封侯不可能，问道：“来人要你兄弟何时出发？”

伍子胥道：“即刻就走。”

贾氏摇摇头说：“这就怪了。既不见家人、婢女来接，又未言要嫂嫂与妾同返，纵然父子会聚可喜，何其急也？平日公公为人稳健，忧国忘家，今天何至于此？君意既决，速奔毋滞！纵然错了，再返也无大害。”

伍子胥不觉堕下泪来，说道：

“既伤与汝生离，又忧与父兄死别，我心寸寸磔裂矣。”

贾氏怒眉竖目，叱道：“大丈夫何柔茹寡断作小儿女态？而念念于妻子，不能报父兄之怨，妾以为羞。”

她拿起剪刀，破喉而死。伍子胥痛哭一场，换了一身素白衣裳，挎了祖父伍举佩带过的七星宝剑，背着弧弓，叩别兄嫂连夜走了。

伍尚将家中诸事料理一番，天已大亮，草草饭毕，往见郢将师道：“我弟不愿封侯，已离家矣。”

郢将师无奈，只得带伍尚返郢，往见楚平王，楚平王命与伍奢囚在一处。费无极又奏请楚平王派兵追捕伍子胥，并画影图形，告榜天下，有能捕获伍员者，赐粟五万石，爵上大夫；若留及纵放者，全家处斩。各处关隘与交通要道，缉拿尤为紧急。

伍子胥沿着大江踽踽前行，忽听后面噪声甚急，掉头一看，只见尘土

西

施



列国烽火
尽失颜色





飞扬，车驰马奔，正不知有多少人追来！伍子胥回转身子，持弓立于路中，冷冷望着。但见有位将军驱车直驰在前，大声叫道：“伍子胥往哪里逃？”

伍子胥认得是武城黑，问道：“将军来此何为？”

武城黑喝道：“汝父兄怂恿非建谋反，皆入天牢，汝速归，可饶不死。”

伍子胥听说，勃然大怒，举弓便射，一箭射死驾车的；一箭射在马上，马仆地而死；武城黑跌倒在地，正欲爬起，忽听“嗖”的一声，冠缨被射断了，吓得他伏在地上动也不敢动，只听伍子胥怒道：

“我伍氏对待楚国，三代忠良，岂能谋叛？今留汝命，归报楚平王，放我父兄。否则，我必斩王首，抉王目，灭楚，毁楚宗祀！”

说罢扬长而去。

入夜，冷月像碎银一般洒在大江水面上，水面摇摇晃晃，闪闪烁烁，江边一簇簇的芦苇、水草，风吹过，两面摆动，窸窣窣窣，颇有凉意。伍子胥抬头望天上北斗星，觉得眼前途程茫茫，百感凄惻。忽有疾骑，骤至身侧，问道：“莫非是伍员？”

伍子胥一看是左司马沈尹戌，忙道：“老伯，正是小侄。”

沈尹戌忙道：“汝父兄俱被杀害，大王令我追汝。速置素袍、布履于江边，入苇中躲藏，得脱，即去宋国保护太子要紧！”

说罢，又吆喝前去。伍子胥去袍脱履，隐入芦苇之中，须臾，忽听路上人声鼎沸，火把通明，有人叫道：“这儿江边有布履，柳树上挂着白袍，火速报告司马！”不久，就听沈尹戌道：“伍员畏罪，投江而死，我们回郢都禀报大王。”过一会儿，人声渐远，只听见江水拍岸，一阵阵哗哗声响，伍子胥说声：“惭愧！”哪敢停留，又连夜前行，径往睢阳进发。

这一天，伍子胥见一簇车马迎面而来，便退在路边持弓以待，忽然车马停住，下来一人，拱手道：“子胥为何在此？”

伍子胥见是兰交申包胥，跨前一步，问道：“哥哥从何处来的？”

申包胥道：“我出使晋国，今日返郢，没想途中幸会，弟将往何处？”

伍子胥见问，心中一惨，遂将楚平王枉杀父兄之事，哭诉一番，说道：“弟去宋国，觅得太子，借兵灭楚，以泄吾恨。”

申包胥闻之惻然，沉思良久，始道：





“我欲教弟报楚，我不忠矣；教弟不报，又陷弟于不孝，弟其行矣，前途珍重。以臣仇君，愚兄以为不足法，弟若危楚，我必安楚，各行其志。”

乃赠伍子胥金五百、衣两袭、布履一双，洒泪而别。

伍子胥至宋，寻到太子半建，抱头大哭。这时宋国君臣上下互相攻讦，半建并未见到宋元公，乃离宋去郑，华登仰伍子胥为人，赠五百金为川资。

半建一行四人至郑，郑定公时与楚平王不睦，使行人致馆，厚其禀饩。半建见郑定公，哭诉冤情，郑定公说：“郑国兵寡力微，太子欲报仇，何不谋之于晋？”半建只身去晋，拜见晋顷公，晋顷公正欲并吞郑国，再攻击楚国，就请半建为内应，允以郑地封给半建。半建欣然允诺，返郑，告诉伍子胥。伍子胥大惊道：“郑定公忠信待我，若谋郑，信义俱失，何以为人？”半建不听。约期已近，计谋泄露，郑定公设宴于后园，邀请半建夫妇，一并斩之于席间。

伍子胥携半胜逃出，昼伏夜行，途经陈国，知陈惠公奉楚平王之命也在捉他，不敢停留，继续东行，将去吴国。

这一天，伍子胥与半胜来到历阳山，离昭关约有六十里。半胜幼小，如何走得动，早累得哭了，伍子胥也已经背不起半胜，于是躲进一处密林里歇脚。忽见有位老人拄着手杖，入林靡靡而来，见到他俩，略一注视，问道：“阁下莫非是伍子胥吗？”

伍子胥暗吃一惊，徐徐问道：“老丈问这干什么？”

老人说：“我是扁鹊之弟子东皋公，今老矣，隐居于此。前天昭关右司马遥越染疾，邀老夫诊治，偶见关上挂着悬赏捉拿伍子胥的榜像，与君仿



西

施



列国桥说
不失颜色

171





佛，是以问耳。”

于是邀伍子胥东行二里许，经过一座浅滩上的小板桥，走入一道小小笆门，翠竹满园，竹径尽处，有土屋三间，乃入内，就座，献上茶。

伍子胥拜道：“小侄正是伍子胥，此楚平王太孙半胜。”

遂将楚平王与费无极君臣诬害太子半建事详尽谈了，东皋公听了捻须叹息，问道：“今欲何往？”

伍子胥道：“想过昭关，东去吴，借兵灭楚，为太子与自己的父兄报仇骨之仇耳！”

“谈何容易！”东皋公摇摇头，吁了一口气才说，“昭关在小岷山西边，有两座山对峙而立，山中间留有一口处，即为隘害。楚将邈越亲自勒重兵守住，盘查往来庐濠之人甚紧，何能飞越？”

伍子胥低头没有话说。

东皋公想想说：“足下先陪太孙吃饭休息。老夫去寻亲友，想一个万全之策，度过关去。”

饭毕，伍子胥抱太孙上床睡了，听听东皋公也出门去，自己怕过不得昭关，辗转寻思，反侧不安，身心如在芒刺之中，睡睡又爬起来，走走又躺下去，忧怖焦灼，无法平静，只有抱臂环室行走，不知东方之既白矣。东皋公推门而入，大惊道：“只一夜工夫，足下何苍老如斯？”

伍子胥取镜自照，只见自己须发尽白，大恸道：“天乎，大仇未报，双鬓都斑白矣！”

后人言，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果有此事也。

东皋公笑道：

“如此更好。我带足下看望另一位伍子胥去。”

伍子胥见老人乐呵呵地领着他走进客房，远远就望见草墩上坐着一个人，身長九尺，眉广八寸，果然与自己相似，这人名叫皇甫讷。东皋公请他着伍子胥衣鞋，扮作伍子胥，仓皇出关，故意让守兵擒获，乘昭关门口混乱之际，伍子胥身背米耜，半弯下腰，搀着村童，夹在人群之中出关。伍子胥也认为可，谢过东皋公与皇甫讷，将衣脱给皇甫讷，自己只穿紧身褐衣，半胜扮成村童。四人急匆匆来到昭关，正值开门，皇甫讷直冲向关外，守





关人上前捉住，细加盘诘，皇甫讷不答，守兵再留神一看，大呼道：“此伍子胥也。”过来几名守兵，绑住皇甫讷，送往右司马逯越将军处，一时间无人把关，伍子胥乘乱出了昭关。后来皇甫讷被东皋公救回，回到家里，发现床上留着衣裳及许多金子，乃伍子胥酬谢东皋公与皇甫讷也。

伍子胥背起半胜，怕人追赶，快步疾行，不分昼夜，哪敢停留。这天来到鄂浦，眼前是一道辽阔的大江，波涛连天，浩浩茫茫，如何飞渡过去？心中焦急，不知如何才好，坐在江边怔怔发愁。约摸一个时辰，遥见江心有一叶渔舟，从下游逆水浮来，伍子胥大喜，连声大呼：“老丈渡我，老丈渡我！”

那老渔翁渐渐划过来，向伍子胥两人望望，见岸上有人向他的渔舟窥探，忙又将船划走，只是嘴里轻轻地唱着渔歌道：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
与子期乎芦之漪。

伍子胥明白，渔翁畏人见着。自己与半胜沿着江岸往下游走去，看见江边有一个小小沙洲，长满芦苇，就躲进芦苇丛里。没有多久，又听见了长桡击水声音，老渔翁唱道：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
月已驰兮，何不渡为？
事寝急兮当奈何！

伍子胥与半胜慌忙钻出芦丛，登上渔舟，老渔翁划过五六里阔的江面，靠了岸。伍子胥抱着半胜，谢道：“丈人之恩，没齿不忘。”

老渔翁注视良久，叹道：

“足下乃楚人伍子胥，何饥困如此？我为汝取饭去。”

老渔翁将舟系于绿杨树下，便扛起木桡，入村取食去了，没多一会儿，就用木桡担来麦饭、鲍鱼羹与盎浆，伍子胥与半胜多少天来才吃上一顿饭，真是狼吞虎咽，须臾立尽。伍解下佩剑，双手捧上说：“老丈，小侄果然

西施



列国英雄
尽失颜色





是伍子胥。此剑为伍家三世之宝，上有七星，谨以此报答丈人之惠。”

今天武昌东北通淮门外，犹有“解剑亭”也。

老渔翁呵呵大笑道：“老夫贪上卿之赏而利你一剑乎？君子无剑不游，汝从此往东南去，入吴境矣，可速行。”

伍子胥谢道：“丈人既不受剑，乞示尊讳，以图后报。”

渔翁道：“汝逃楚难，老夫纵楚贼，罪俱该死，何用姓名为？若天遣相会，但只呼‘芦中人’、‘渔丈人’便可。”

伍子胥拜别渔丈人，又南行多日，入吴国境。这才是劳乏能忍，饥饿难挨，饥为吃不饱，饿乃大腹空空，难怪古人说：“宁一月饥，无一旬饿。”半胜饿得哇哇直哭，不要说走，就连坐也坐不住了。伍子胥也是饥火中烧，纵然讨到一口吃的，也都先让半胜吃，自己早饿得头晕目眩，难以举步矣。这天坐在溧阳濑水旁，痴痴地看着一位女子浣纱。半胜见河边竹筒中有饭，不禁嚎啕大哭，想要饭吃。那个女子回头看见一老一少，饿得脸黄肌瘦，心中惘惘。

伍子胥欠身道：“姑娘赏口饭给孩子吃吧！”

那女子点点头。

伍子胥慌忙掏几口饭给半胜吃了。

那女子说：“看君似有远行，既食矣，何不尽饱？”

伍子胥听说大喜，与半胜一起，将麦饭、盍浆吃得净光，谢道：“伍子胥得姑娘活命之恩，他日定当厚报！”

那女子垂泪道：

“妾侍寡母，三十未嫁，今与男子交言，败义堕节矣！”

说着，怀抱一块大石投水而死，伍子胥急往抢救，仅捞起那块石头，凄然久之，咬破指头，沥血书于石上云：

尔浣纱，我行乞；

我腹饱，尔身溺。

十年之后，千金报德。





拜石而去。

后来伍子胥败楚国，追索楚昭王。至郑，围城，郑定公大怖，杀逃亡至郑的楚令君囊瓦以献于吴军，伍子胥不去，欲灭郑，以报楚太子半建被害之仇。郑国上下无不惊恐，于是榜告于市，求能退吴兵者。渔丈人之子扛一木橈，缒城而下，径入吴营，叩橈而歌曰：

芦中人，芦中人，
腰悬宝剑七星文，
记否渡江时，
麦饭鲍鱼羹？

伍子胥闻歌很惊诧，命士兵召来，问道：“汝何人耶？”

歌者举橈答道：

“将军不识此长橈乎？小民乃渔丈人之子也，先君惧捕，全家将遭杀害也，乃投鄂浦而死矣。”

“啊——”伍子胥惘然伤悲，不禁下泪道，“丈人为我而死，恩大如天，恨未得报，今日幸会，来此何为？”

渔丈人之子说道：

“郑国上下，军民百姓，无不惶惶终日于危城之中，惧将军兵威，悲叹存日无多矣，小民念将军曾与先君有仓卒之遇，冒死而来，欲从将军乞赦郑国耳。”

伍子胥仰天长叹道：

“我得丈人活命之恩，始雪弥天大恨，上天苍苍，岂敢忘耶？”

第二日便罢兵解围而去。

郑定公大喜，封渔人百里之地，人称之为“渔大夫”。后溱洧之间“丈人村”即其处也。

伍子胥带兵过历阳山，寻访东皋公与皇浦讷，庐舍俱不存矣；去小岷山西，毁了昭关的隘署；至溧阳濑水，见石上血书犹在，未知女家，乃投千金于河，明不负言，后有人告诉浣纱女老母取去，至今其水仍名为“投金

西

施



列国精校
尽失颜色





兼”也……

伍子胥缓马于朝晖之中，缓缓而行。

将军白发，征夫之泪，真正可悲的不是年老，而是“壮志未酬三尺剑，故乡空隔万重山”的凄凉之情。

他来吴已有三十八年之久。三十八岁，是一个步入壮年、大有作为的似火年华，他刺杀王僚，为阖闾夺

得吴国王位；阖闾伐楚为他报仇雪恨；受恩必报，阖闾死于越战，他已生执勾践，恨未能亲刃其首以奠先王，椎心泣血，哀何能已……

“老太太！”

伍子胥看见宛夷子跪在路旁，大惊，忙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此地新建‘梧宫’，娘娘就住在里面。”宛夷子说，“宫门口有座小土岗，叫‘望齐岗’，娘娘命宫女日夜于岗顶北望，冀传骑送来大王音信，适才望见太师，故特赶来迎接。”

忽见有个宫娥飞奔而至，高声呼叫：

“娘娘请太师入宫相见。”

宛夷子牵马前导，伍子胥慢步徐行，见梧宫北边，果有一座小岗，不高，松柏茂密，清静幽寂。宫门两侧有八株梧桐，枝叶交错，亭亭而立，似拱手迎人。门内有条白石铺的小径，逶迤西去，径两旁都是梧桐，中无杂树，间以艳花丽草，小径幽深，时为浓荫掩映，约半里许。石径分往南北，抱一小池，至池西，又并而为一，径直往西，池水约四尺深，清澈见底，水由池底涌出，最为奇特。池周山石起伏，似天然池崖，错落有致。池上南北横一小桥，由桥上过，便见山石上面悬蔓垂藤，枝叶披离，池畔杨柳，低枝拂水，上下交映成趣。池西石径，较为宽而且直，前行百数十步，就看见有四名宫娥前来迎接。复前行，有一排黄色宫殿横在眼前，门东向，敞着，西施、移光等人俱在门内迎迓。伍子胥忙快步前趋，叩问娘娘万安，然后坐在西施左侧的一个红色绣墩上面，宫娥端来茶水糕点。





“老太师自齐国回来？”西施问。

“是。”伍子胥毕恭毕敬地回答道，“臣去下战书，得齐简王批覆，已经面呈大王了。”

“老太师年事已高，犹单身贱体，碌碌于风尘中，不避劳辛，以安国家，乃千古贤者。”

伍子胥摇摇头，说道：“臣不敢望。贤者光明守度，有若圣地，掘之能得甘泉，解民燥渴；可种五谷、植草木；能繁衍千禽万兽，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臣不见信于君王已久，未能齐家治国，忠且不足，何能言贤？”

默然。

久久，移光问：“老太师见齐国景况如何？”

伍子胥说：“齐国乱得很。齐简公立左相闾止以分右相陈恒大权；陈恒则以攻鲁抗吴，欲灭国书、高无平，灭闾止之党，除尽异己，然后废齐简公，独揽齐政，君臣各有私心。齐将士颇有风闻者，大将公孙夏命其士兵唱《虞殡》悼亡之歌，歌声哀切；将军陈子行命其士兵口皆衔玉，哀己将死也。鲁国士兵都害怕国破家亡，人人挥泣奋臂，甘为社稷执干戈，决一死战；吴军十万，志在伐齐，吴、齐未战，胜负已定矣。”

移光喜道：“如此说来，大王必然胜了！”

“悲就悲在这里。”伍子胥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西施大吃一惊，忙问：“胜利有什么可悲呢？”

“娘娘，”伍子胥哽咽着说，“兴十万之众，率师数千里，日耗数千金，不念士民死亡，徒争一日之胜，吴、齐风俗异，言语不同，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何益于吴？况身后留有仇敌勾践，乃养痍于背，大王不去其祸，外复求怨，犹如担心虎患而全力去猎杀野猪，纵获大胜，又何喜乎？”

移光叹道：“是这样的吗？”

伍子胥继续说：“勾践外是温恭之貌，内怀虎狼之心，苦身劳心，不忘复仇，夜以继日，训练士兵，剑矛弓矢，无不精良，大王醉心于施小仁而养大仇，若投卵于巨石之下，而望其必全，岂可得耶？”

沉默良久。

“臣来吴时，年三十七，风华正茂，胆壮气足。在楚境军祥大战中，秦、

西

施



列国绣境
尽失颜色





楚联军围困伯髡，吴军万人，伤亡殆尽。臣率兵驰救，怒骑横戈，如飞独入敌阵，厉声喝道：‘伍子胥在此！’震天动地。敌兵惊呼：‘鞭尸爷爷来了！’有人吓得堕马，敌兵披靡，溃走五十里不敢停歇。”伍子胥眼中泪水欲溢，“臣在吴国已三十八年，即便饮太湖水也比饮大江水多一年，身体发肤生于楚而成长于吴，粉臣之身，碎臣之骨，亦何足以报吴王再育之恩？臣请辞，即归姑苏。”

“呀，”西施惊道，“太师耄矣，该休息几天再去才是。”

“三十七、三十八，两个多么美妙的年华呵！如果加在一起，那就令人不寒而栗了。日月逝矣，岁不与我，臣的面前道路已经太短，还敢休息么！”伍子胥目光迷茫地伸出右手，似乎在摸什么，也许想将生命拉住，可他什么都没有摸着，“何况休息不能逃离死亡，只能增加衰老，向死亡走近。”

说着翻身伏地朝西施叩头辞行，惊得西施、移光一齐奔向前面，将伍子胥搀扶起来。伍子胥浑身颤抖，早已涕泗满腮须了。西施与移光一直送到梧宫门口，才由宛夷子诸人扶伍子胥上马。伍子胥一拱手，返身策马，缓缓隐入沉沉暮霭之中……

“老太师人如明烛，”移光吞声饮泣，不能自禁，“心地光洁，照亮了整个吴国。”

“不，”西施愁怨交集，如诉如泣，“太师乃朝暈，即便到耄耋暮年，也若晚韦，亮彻天宇，光辉四射，真天烛也。”

“天烛？”移光略显惊讶。

“我们点燃起许多蜡烛，才能照亮一个房间；太师这支烛，却能使伟大的吴国放射出五光十色。”西施沉思着说，“我在会稽土城，就听见太师不少传闻，夫椒败后，文种大夫携黄金千镒、白璧二十双与美女八人，欲贿太师及伯髡向吴乞降。他听说太师每餐必食青菜，有人问太师，‘何自俭若此？’太师叹道，‘时时自警，勿使吾民有此菜色耳。’文种惊恐，不敢往见，及闻伯髡贪鄙好色，乃亲自捧全部贿单献给伯髡，伯髡大喜，尽收所赂，和议乃成。有人问文种，怎么相信伯髡？文种笑道，‘伯髡是一个坏人，但他有两个健全的胃，吞下双份贿品；通过他的胃，就能到他心里，能这样，什么事不能做好呢？’太师刚直不阿，全心为民，他肯丢弃吴国的利益吗？当然不会。”





移光叹息道：“刚不苟和，致使太师失大王欢。人言金刚易折，况人乎？奴婢为太师忧也。”

西施颦眉凝眸，好久好久。

“宁为金折勿卷，宁作刚者不任人伸屈，纵死无憾矣。太师乃华首之老，皤皤良士，最为坚强的了，太师能自全吗？”西施默默沉思，又禁不住长长地吁口气说，“不可能。何况最坚强的人也会含恨死去，离开这冰凉的世界。世界，太寒冷了！”

泪珠经过西施失神的面颊缓缓下堕，一滴、两滴、三滴……

四 杀人如麻，不得善终

夫差何其残暴，何其愚昧！

烟尘滚滚，五百匹金辔铁马急遽驰奔，疾若风雷，夫差一味催促，日夜兼程，飞返姑苏。

“这次北上击齐，胜得彻底，胜得痛快！”夫差纵目四顾，天高地旷，心胸豁然，意骄志逸，其乐融融，“诸侯霸主宝座已在眼前，正待寡人升阶就坐了。”

天苍苍，野茫茫，在长长黄土官道两旁的岗麓矮丛之中，不时冒出一两株紫色、白色或者红色的紫薇花，偶尔还会出现零零落落的鲜艳的一串红，为冷落的秋天荒原点色缀彩，但看上去，毕竟还是寂寞可怜。风也似乎比其他季节强了不少，丝丝不停地迎面扑来，已经微微透出凉意了。

驸骑中公赤颢急驰而至，禀道：

“大王，可否在近处寻个宿地？”

夫差望望天色尚早，问道：“前面是什么地方？不能再走一程吗？”

“不能。”中公赤颢向前面望望，摇摇头说，“前面是句曲，即便马不停蹄，也得半夜才能赶到。”

“句曲？”夫差大为兴奋，叫道，“那就连夜赶！”

“这不行。”奚斯说，“长途行军这么久，纵然人不叫累，马也乏力了。”

西

施





夫差召来王孙苏、伯嚭，命他们带领将士们自行返回姑苏，自己却领着二十余骑直奔句曲而去。

秋来早晚凉。

当血红的晚霞缓缓消失于长空之际，忽地狂风卷地而起，尘沙满天，乌云密布，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

申公赤颡禀奏道：“大王放松马缰，任马徐行，老马识途，不会走失的。小臣先行一步了。”

说罢，疾驰而去。

走到半夜，夫差诸人又饥又渴，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忽见远处飘浮着许多隐隐约约、时明时灭的闪闪烁烁火星，有似碎涟漾去，又如游云游来，高高下下，散而复聚。正惊讶间，忽见申公赤颡飞骑而至，禀道：“大王，西施娘娘在路边候驾了。”

夫差大喜，拍马先行，没多久，渐渐看清路旁有许多盏红色的大大小小的瓜灯。望见夫差，人们都伏在地上，欢呼：“大王万岁！”西施、移光诸人都跪在路中迎接。夫差跳下马，宛夷子将马牵走。夫差扶起西施，令众人平身，喜孜孜地向西殿走去。

宫殿中灯火齐明，桌上放满酒菜，略事休息后，夫差由西施陪同共进夜餐。宛夷子领来女乐，夫差因过分劳累，下令免了，独自与西施饮酒说笑，甚为欢乐，对西施笑道：

“寡人筑梧宫于此，正为与西子相见之速耳。今北上一击，溃齐师十万，鲁人感泣；宋、卫诸侯无不惶悚，拱手听命。寡人屯吴师于汶上，不日将挥戈去晋，那时霸天下者若非寡人，其将谁属？”

西施一怔，问道：“大王还要北上？”

夫差微微一笑，说道：

“吴乃蛮夷，自泰伯起，迄今已历二十六世，素为各诸侯国所轻，惟寡人好高，且能鸢远，将称霸于天下，大振吴国之雄风，九仞之山行成，寡人岂吝一箕土乎？”

西施低头没有话说。

忽然隐隐约约传来小儿拍手唱歌之声，由远渐近，又慢慢远去，音响





凄切。

夫差召来宛夷子问道：“什么人在这个时候唱歌，声音何其悲也？”

宛夷子道：“这是本地小儿聚在一起，踏步拍手，信口和声集唱，乃儿歌也。入秋来，每夜都唱，童音清脆，故能传远。”

夫差问道：“都唱些什么呢？”

宛夷子道：“我曾亲自问了几个小儿，他们唱的是：‘梧桐秋，吴王愁，黄了桐叶落御沟，随水流去难回头，进不得宫，上不得树梢头，吴王吴王愁愁愁。乃《梧桐悲秋》也。’”

夫差怒道：“寡人乃天之所生，神之所使，威德成于天下，极人间富贵，何愁乎？速拘群儿至宫，尽杀无赦。”

须臾，虎贲抓来十多个小儿，最年幼者仅四岁，立在殿中，个个手足无措，惊慌不安。

宛夷子走上前问道：“孩子，你们为何唱这样歌呢？”

众小儿争着说：

“前些日子，有一个身着绯色衣裳的童子，教我们唱这歌，并且对我们说，深夜唱此，国无战争，家人平安。”

夫差喝道：“一派胡言，拉出去砍了。”



西施忙道：“慢！大王，若儿歌灵验，杀小儿无补于事；若儿歌不灵，妄杀无辜则不仁。况天运有常，春来万物萌生，则喜；秋至万物成熟，老陈凋谢，乃悲，大王悲喜与天同道，何虑乎小小儿歌？”

夫差听说，方才有些愉

悦，放了小儿，回头笑着向西施道：

“几个小孩儿，也劳烦西子花这么多心思？”

“几个小儿？”西施心有伤痛地说，“十多条生命哩！”

“你真是。”夫差暗暗好笑，但还是忍住了，“这番击败齐军十万，尸骨

西

施



西施
先施
色





遍野，流出的血使溪河水皆赤，那种壮观，怕你见着要吓坏了。”

“那么惨！”

“惨？”夫差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战争呀！战争就是杀人，或者被人杀死。这次我们战胜了，吴兵还死伤三四万哩！”

“呀——”西施惊骇极了。

“胜利是用鲜血换取来的！”夫差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胜利？谁胜利了？”西施迷茫自语，“血已流尽，人死了，或者浑身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疤，士兵们赢了胜利，胜利给予他们的只是死亡与伤疤么？这就算胜利？他们需要这样的胜利吗？”

“你怎么啦？”夫差张大两眼望住西施，“胜利给士兵？士兵要胜利干嘛？胜利只能属于寡人。你知道胜利是什么吗？胜利将使寡人成为天下霸主，各诸侯国每年春秋两季都得向寡人缴纳贡赋，犹如今天的越国每年要奉献给寡人八百车财宝那样，鲁国奉献八百车，邾国奉献六百车，宋国奉献六百车，卫国奉献六百车……你想想看，天下有多少诸侯国？寡人将得到多少贡赋啊！你不喜欢吗？”

西施并没有回答，只是怔怔地望着桌面。移光正将开口笑放在她与大王面前。开口笑也就是石榴。句曲的石榴大而呈橙红色，成熟时皮壳胀大裂口，露出晶亮如珠的颗粒，多水而甜，当地人称之为“开口笑”。

移光听说，微微一笑道：

“娘娘，大王说的也许是，人各有命，胜利原本属于君王的。普通人要胜利也没用，即便得到胜利，谁会给贡赋？有那么多的贡赋又怎么用？甚至连放的地方也没有。”

夫差点头笑着。

“唉！”移光轻轻吁口气，深情地说，“奴婢日夜所祈求的则是另外一件东西。”

“你祈求什么呢？”夫差问。

“一朵白色的月季花。”

“一朵花？”西施听说也显得颇为惊讶，“你日夜所祈求的仅仅是朵最常见的四季花？”





“是的。”移光连连点头，“四季花每月开花，也叫月季花，通常花呈红色，又名月月红，也有粉红色花，或者紫色花，或者黄色花。更有一种白色花，极为冷艳，若玉似雪，吐芬流芳，花虽谢尽，香犹抱枝不去，多出自大壑幽谷之间，色净志洁，非一般花所能有。奴婢儿时，嬷嬷常常抱到外面玩耍，遇到人就喜孜孜地说，‘这是我家的一朵白色月季花，纵日光推移，然贞艳无变。’于是取名为‘移光’。每月必为奴婢换一朵白色月季花簪发髻，保佑吉祥。奴婢家屋前后都种的是白色月季花，一片洁白如雪，馥郁侵衣，远馨满村，宛如香国玉世界，令人忘俗。奴婢十四岁离家，恍惚间已七年，嬷嬷想已仙逝了。”移光眼里忽地滚落一滴泪珠。

西施深情地注视着她，夫差则沉默无语。

移光继续说道：

“嬷嬷常常讲故事，很迷人，左邻右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儿都喜欢来听。一次，她说，‘人各有命，不可强求。’听的人都问她，‘命是什么呢？’嬷嬷说，‘老天爷放人下凡投胎，每人都发给一个包袱，这包袱就是命。包袱皮叫生活，里面包着一个人的生、死、耳、目、口、鼻六欲，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每个人所得到的吉凶祸福、寿夭贵贱等，如劳动与休息、宝贵与贫穷、欢乐与悲伤、健康与疾病、幸福与苦难都极为均匀，因为老天爷是最为公正无私的了。人人拿起自己的包袱，欢欢喜喜准备下凡。这时老天爷突然想起，如果天上的人走光了，多冷清呀！还得要他们过些时候就回来，于是递给每个人一根绳子捆包袱用，也好背着，省点力气，这绳子叫死亡。包袱皮与绳子缚在一起，因此人有生也就有死。当人们走出天门后，谁都想知道自己的包袱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忙打开来，一看，哟，全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纸条，上面都写着字，诸如：穿穿绸衣，着着破袄，吃几块肉，啃几根草，辛勤劳动，休息睡觉，欢笑不已，哭过没了……都是些什么呀！瞎扯皮！于是将纸条掏出来，扔掉。刚想按落云头下凡，被太白金星看见了，太白金星一定要大家将包袱并纸条让他看一眼才准许下凡。于是大家只好又跑回去找纸条，纸条很多很多，早成乱七八糟一大堆，分不清是谁的了。人们各自抓一些塞在包袱里，给太白金星看一眼，就急忙下凡投胎去了。抓着什么样的纸条，就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便是命，纸条抓得多的，寿

西

施



列国桥姚
尽失颜色





长；纸条抓得少的，命短。人不管命怎样，寿多长，但是总得要死，因为没有
人将缚命运包袱的死亡之绳解开、扔了，最终就必须死掉。”

夫差听说，哈哈大笑道：“你嬷嬷讲的故事真是太有趣了，寡人一定抓
到命好的纸条了！”

“也许是。”移光认真真地说，“嬷嬷说，我母亲生奴婢时，突见房里
白光一闪，说明奴婢来到人间将生活在一片空白里，什么都得不到。如果
是红光就不同了，可能成为一位贵人。”

西施心里微微一怔，忙问：“这与白色的月季花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奴婢命苦，嬷嬷就为奴婢祈福禳灾。她说白色能给人宁静与平
安，洁白如玉，苍黄而不染，终身坚贞不移，有似白色月季花，且四季常有，
故以之簪奴婢发髻，祈福安泰也。”

西施问：“到今天你还戴么？”

“没有戴。”移光摇摇头说，“自从离家去会稽土城，到今天足足有七个
年头，奴婢再没有戴过。”

“你不是也很平安么？”

“可已失去宁静。”移光轻轻吁口气道，“奴婢算真正识运知命了。”

这时，西施又想到血流成河、尸体纵横的战争恐怖场面，不禁问：

“难道一个人去杀人，或者被人杀死，也是命中注定的吗？”

移光默然。

夫差想了一想，说道：“我想这也是命中注定的。”

“是么？”西施略露惊讶。

“就如寡人注定能杀别人，”夫差微微一笑，“而别人却不敢诛杀寡人，
因为寡人是吴王故也。”

“这正说明大王有生杀予夺大权，不是谁人命中注定之故，今天大王
存一善念，宽赦小儿，就保存住十多条性命，不是吗？”

“那是因为他们有罪。”夫差说。

“大王曾命奴婢讲真话，奴婢不敢忘。”西施真挚地望了夫差两眼说，
“听说大禹出门，途中碰到罪人，必定下车垂询犯了什么罪，并且为之哭
泣。他认为尧、舜之民，能以尧、舜之心为心，他的百姓则各自以其心为





心,这因为他未能先恕而后教之故,才招致百姓犯了罪,心里感到难过。《书》云,‘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大王若用诛杀来遏止百姓犯罪,犹如害怕蜂蜚而去捅蜂巢一样,反而会遭受到更多的蜂蜚。大王不能倒行逆施,自取其咎啊!更不能枉杀无辜,不然将悔之不及矣。”夫差听后,沉默不语。



夫差端坐在高平里王宫黄龙的绣墩上,接受文武众臣覲见,又谈了一些胜绩战果。华登禀奏姑苏情况,特别提及太师返后,日夜劳辛,翻修姑苏东城匠门的一段,深挖两丈四尺,已成金城汤池,固不可破,能防东越人寇;还去长水西偏南七十里之吴越接壤处,垒石为门——后人称之为“石门”。建晏城、何城、管城、萱城,以固吴疆,放吴民五千于其边牧养,筑墩高丈余,监视南边越人。南设游屯泾、荫口湖、柴辟塞、鸱子墩、千人坡、南长营、烽火楼……越人行止,皆在目中,边有警,五千人可立至,故名其处为“纪目墩”;还东去武原,欲渡浙水击越,道逢大风而归——

“好了。”夫差听得不耐烦了,将举起来的右手往下一压“太师执拗,老而又不自觉恬逸,一味忙于防越,要灭越,想杀勾践,难道他不知道诸稽郢率领三千越兵助吴伐齐吗?”

“不久前,诸稽郢过姑苏城去携李,”华登奏道,“三千越兵个个耀武扬威,一人未伤,是么?”

“是的。”夫差面呈喜色,“败齐也有他们一份功劳!”

“可我们竟然死伤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五名吴国健儿。”

“打仗怎能不死人呢?”夫差恼了。

西

施



列国婚媾
不失颜色





“可是越兵怎么打仗的呢？”华登像在自语，慢慢地退回到自己的座墩上。

这一下激怒了夫差，拍起桌子，大声叫道：

“怎么打的？你没听见么？我们全歼齐军十万，获得革车八百辆，虏获粮草、弓矛剑戟无数——”

“还有！”伍子胥声如炸雷，大步跨入殿中，在座诸人无不惊愕，瞠目注视着，“吴国却添了成千上万的老弱孤寡，花费十多万金，死了几万人，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

伍子胥解下玉柄吴钩，放在面前，伏地大哭道：

“今胜齐乃小喜，何益于吴？越将亡吴才是大忧也。大王洞察四方，大德天下，勿信邪说谀辞，且勿养乱蓄奸，应该为吴国人民祈福禳灾，要保护社稷，决不能让勾践捣毁！”

“住口！”夫差佛然大怒，“汝总不忘信口雌黄，诋毁寡人，不畏死耶？”

夫差起立，两手交错于背后，气冲冲地迈步走向内宫。

伯嚭低头竖目，小步屏气地紧紧跟在后面，见四周无人，低低唤了一声：“大王。”

夫差见是伯嚭，问道：“干嘛？”

“微臣稟报一事。”

夫差站住了。

“太师的儿子伍丰在齐国。”伯嚭很诡秘地说。

“噢？”夫差略显惊诧。

“臣已探听清楚，住在齐国大臣鲍息家中。”

夫差的脸色骤然变了，昂起头，并没答言，大踏步地走入内宫。

夫差在王宫与众大臣议事三天，商讨北上伐晋争霸事，鉴于上次夫差发怒与伍子胥没有到会，会中差不多寂无人声，惟闻伯嚭滔滔不绝，一派呶语狂言而已，连夫差也听得感到乏味。最后夫差留下伯嚭主持磋商，其余众臣尽皆散去……

过了三日，伍子胥与王孙骆正在内厅谈勾践事，忽见一人闯入门内，伏地大哭。

王孙骆一看，惊道：“宛夷子，你来干嘛？”





宛夷子气喘吁吁，不断磕头，叫道：“太师太师，速速逃命，速速逃命！”
伍子胥上前，弯身扶起宛夷子，问道：“出什么事了？慢慢讲。”

宛夷子满脸是汗，目动神慌，双唇颤动，竟不能言，久久方失声大哭道：“太师快快逃命——”

王孙骆为之起立，脸色也变了。

伍子胥微笑道：“我不是好好在这儿吗？要逃什么命呀？”

宛夷子道：“太师快寻个光明处去！”

伍子胥正色道：“你胡说什么！这儿烈日如火，夜来月色柔和，明丽极了。还有比吴国更明朗的天吗？”

宛夷子急道：“太师火速找个藏身之所吧！”

伍子胥道：“此地有姑苏山、灵岩山、天平山……山山清明，有太湖、澄湖、安湖……湖湖水秀，哪儿有胜过吴国如此明丽的山河呢？我还找什么地方呀？”

宛夷子的眼泪忍不住哗哗直流，哽咽着说：“太师，你不要太执拗了，天天争着要杀勾践……”

“杀勾践，报先王血海深仇，难道不对么？”伍子胥惊奇地问。

“可是大王听不进。”宛夷子说。

“那怪我进谏不力，若天天进谏，大王总会明白的。”

“奴婢久知太师精诚中廉，外明而知时，不以身死隐君过失，为世人景仰。”宛夷子长长吐口气，继续说，“不料太师执拗竟如此，连‘事君数，斯辱矣’这样的道理也不懂了。”

“原来为这事呀！”伍子胥呵呵大笑，“难道为了免遭羞辱，连忠诚也不要了吗？”

“可大王今天要杀你！”宛夷子哭着说。

“真的吗？”王孙骆忙问。

“看！”宛夷子猛地抽出属镂剑，哭道，“这是大王命我赐给太师的宝剑！”

伍子胥快步上前，夺剑在手。

宛夷子突然脸色一变，起立，上前一步，高声喝道：

西

施





“剑拿来！伍子胥跪下听谕旨。”

伍子胥双手捧剑，递给宛夷子，与王孙骆一同跪下，恭听圣谕。

宛夷子哭道：

“太师心昭日月，纵死犹生，与天同寿，垂绩千载。然此剑有寒光，奴婢不忍以冷刃冰我太师肌肤！”

说着，将剑往脖子上一横，一缕香魂，飘飘渺渺飞升九天去了。

伍子胥与王孙骆抢救不及，伍子胥抢剑在手，用衣袖拭去剑刃上血迹，认出是属镂剑，叹道：

“我朝也想杀勾践，暮也想杀勾践，想不到自己反而死在勾践的属镂剑之下。”

王孙骆为之陨涕道：“太师必有尽忠乎？”

伍子胥道：“岂敢后于先贤，使宛夷子蒙羞耶？虽然，我死之后，魂亦去会稽，必杀勾践而后已。请元帅面奏大王：勾践自耕自织，食不求饱，衣服纯素，劝农桑，减田赋，恤贫问苦，广恩博施，奖励生育，生聚已经十年，民丰物阜，是人不死，越必大富；勾践严纪律，宽刑法，明赏罚，惜民力，建城筑池，备设守固，练矛练剑练弓弩，教训多年，士卒好勇，敢赴水火，生死不顾，是人不死，越将强横无敌；勾践礼贤下士，倾听子贡进言，就教于智者，重用计倪，师事范蠡与文种，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造舟于浙水，藏兵于携李，志在复国，是人不死，将亡吴国；大王如若不听，可抉我目，悬于东门，也可让我观越兵入姑苏城，明我言之不诬。”

王孙骆躬身敛手道：“喏，谨遵教。”

伍子胥仰天太息道：“阖闾王言，夫差愚而不仁，今知果然。”

说罢泣下沾襟，将剑向胸口一插，鲜血缘刃锋流下。伍子胥死不倒尸，瞪目怒视南方，恨越国未灭也。就连那一滴一滴滴在地上的鲜红血滴，泥土也不吸收，而源源不绝地流进相府门口的小河里，随水入海，至杭州湾，掀起震天撼地的浙江怒潮，惊涛拍岸，一路上訇訇然有如雷霆震怒，似寻觅勾践去也。

